

春秋

三六

特別
412
16
42



門 4 12
16
42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

隱公三

丑 桓王七年齊僖十五年 晉哀二 曲沃武公

卯 莊二十八年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

武 三十五年宋殤四 秦文五十一 楚武二十九

春 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於家伯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

娶九女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



室亂源也汪氏曰同時而行則妃妾之名不紊今
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
書也汪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
歸起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
卷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茂德也
小國無大夫茅堂胡氏曰小至於接我則書汪氏
十七年書紀侯蒯來逆女莊二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
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
而歸于齊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
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
竟婦道故事重錄之高氏曰媵亦書歸休處隱約又
降于瀉汭皆曰嬪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

滕侯卒

終不志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鄭以奉宗祀
歿必錄其本已聖人變例而特書之汪氏曰賈逵謂
隱公厚於先君之故書以故盛禮而歸之汪氏曰賈逵謂
又云紀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嬖妾逆計其多他日
不賢而子聖筆之錄苟隱公厚之嘉其必蓋以多不
近矣夫安子可作史官一垂時戒則以嘉其必蓋以多不
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武氏所為才起人
所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武氏所為才起人
馬嵬之起奔周才亂書目宗唐太宗武氏所為才起人
之意也春秋納才亂書目宗唐太宗武氏所為才起人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
則不名告終稱國也繼其好息民謂之不禮也春秋
傳何不以名告終稱國也繼其好息民謂之不禮也春秋
貴賤不嫌曰君美道也其不正者名也程子曰不名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魯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晉氏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氏疎而薄之是怠於禮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氏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注氏公如晉葬景公襄一十八年公如楚葬鄰境也宿葬康王地非同盟謂非同方岳之盟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以第堂胡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人道

何以為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也又觀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強卒自外錄不葬非外也注氏曰責魯不葬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注氏曰責魯不葬子當創巨痛深之曰乃忍稱君之名於禮未安豈有臣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稱君之名於禮未安豈有臣謂九人不能名歟氏曰其不名公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亦之謂道也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也穀梁弱堂無名乎微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也穀梁

夏城中丘

以書土功之始左傳書不特也公羊傳中丘者河內之邑也城中丘何則以書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民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不用民力也然而教之意深矣復公與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知而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之則知為國之先務

之先後輕重矣社氏曰中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
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
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矣汪氏曰莊二十九年城即五年城新
皆以春南門文七年城即五年城新
十二年築臺于薛七年城即五年城新
陽四年城即五年城新
年築臺于秦文十夫六年夏去泉臺成十
皆以秋是於守國也夫去泉臺成十
本而勞民於守國也夫去泉臺成十
祝句備和而城即五年城新
須句備和而城即五年城新
欲叛晉而城即五年城新
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

郭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邾懼而城中城復叛
完陽城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范氏而比年
以馬遊之制毀泉臺延廡以示牧養之奢作
借天子之制毀泉臺延廡以示牧養之奢作
晉悼城而忘通喪之禮其罪又勝乎至於會
托而松其毋家亦非象也平城雖時且象亦書
城諸和六年城向莊二九年城諸和六年城
襄城十三年城防十城平陽成四年城諸和六
中城十三年城防十城平陽成四年城諸和六
桓存三農隙之時定公墮即費仲孫茂會晉定
以蕃而亦書皆合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
於養而亦書皆合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
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入君之心也
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吳役事無故之資於民者
農害民春秋深訊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

十冬月...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禮公其我諸盟此... 羊失卒候也列... 文傳弟其之公... 立皆兄貴尊羊... 嫡曰之者第傳... 子年羨也兄其... 同齊或程不稱... 母僖罪子得第... 弟公其曰以何... 之之凡屬母齊... 說弟不通弟侯... 其弟之稱其使... 曰先愛公弟弟... 同儒而子云母... 母弟寵而者兄... 弟弟任稱以稱... 蓋之之弟其兄... 謂說過者來穀... 嫡蓋左或接梁... 耳緣氏責於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皆冬月... 龍而見而書... 正則夏裁而... 畢之則則戒... 周書次月不... 繼書冬會月... 年築蒐狩之... 城獨指首月... 非經文則可... 攷經文則可...

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
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
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第見其以弟之愛而
寵任之過也杜氏曰凡聘皆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
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
者責其薄友恭之羨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
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
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
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
異於他第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紕之遂成
篡弒之禍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故聖人於
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師

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書康誥蔡氏傳天顯猶天明尊卑顯然之
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
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
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瓘而稱兄
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
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羨人倫正而天理存
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
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
鄰國一使之愛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失親
無知篡弒之禍杜氏曰凡聘皆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親之義故特書其至人以貶之而著後日之計始於
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而子作經雖不逆計其
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

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纂第之所始則亦戒
 矣春秋之弟則書名且不則第書胡氏傳許叔齊莊
 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第言第胡氏傳許叔齊莊
 年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名且不則第言第胡氏傳許叔齊莊
 衛黑皆罪私陳光之秦宋辰書兄一傳例在莊語
 衛黑皆罪私陳光之秦宋辰書兄一傳例在莊語
 稱第亦以夫皆罪私陳光之秦宋辰書兄一傳例在莊語
 弟之說也蓋侯有善愛之而陸氏亦曰聖公獨左氏
 及兄弟之說也蓋侯有善愛之而陸氏亦曰聖公獨左氏
 餘見叔躬之下孫氏曰大國使致問曰聘母即見人
 廟以重禮也孫氏曰大國使致問曰聘母即見人
 聘凡書皆惡之詳矣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
 國則有於禮之詳矣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
 事則有於禮之詳矣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
 聘於天遣使以魯推之則結諸侯之知以來於通好與
 之盟遷故於魯推之則結諸侯之知以來於通好與
 之私黨故於魯推之則結諸侯之知以來於通好與
 之終曰慶封諸侯聘聘以之則結諸侯之知以來於通好與
 而吳聘者各一楚聘者十三魯一以秉禮之國受同列
 秦而吳聘者各一楚聘者十三魯一以秉禮之國受同列

秋八公伐邾

廬朝聘而尊王之禮齊之聘魯五年之再齊僖
 合頃有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再齊僖
 齊頃有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再齊僖
 於魯伯桓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
 於魯伯桓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
 聘至馬者二十可以觀世道矣
 三至馬者二十可以觀世道矣

甚也 此伐邾之始左傳曰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
 也 知為米討也程子曰擅與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
 也 奉詞致討曰伐汪氏曰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
 也 不稱帥師者君行師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
 從故君將不而言帥師者君行師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
 注氏曰公將不而言帥師者君行師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
 與宋盟故懼而伐邾和鄭平今鄭復宋人先取邾田
 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

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
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甚矣而稱伐
和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
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亦小人和矣比而不周此足大以
見書為宋而忘之盟之旨矣汪氏曰春秋一會者九與
夫與和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來朝者六會者七與
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諸侯及大夫來朝者六會者七與
伐和者一和者一夫夫圍和者二和者二夫夫圍和者二
戰者一和者一夫夫圍和者二和者二夫夫圍和者二
乃與和交好之始衰二年和盟句我者三與和交好之
終此年伐和乃交兵之始交兵二年和盟句我者三與和
子來和愈甚此交兵之終交兵二年和盟句我者三與和
以觀而罪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
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禮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諸侯
國伯爵汲弼其縣東南有城汪氏曰凡伯周卿士諸侯
公之胤詩板與瞻印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至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者王使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
賓冬王使凡伯來聘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
也執中何天子之言伐之大夫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子之執也夫也國其地何大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之命也夫也國其地何大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衛地也夫也國其地何大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之罪也夫也國其地何大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齊之罪也夫也國其地何大也此聘也曷為其言伐之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薛氏曰
 兵劫之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
 子之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
 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
 又不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張氏曰
 能言以右之而為之者亦聽其左右故周之秩官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
 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
 朝聘者候人若賓客野則帥而致積注小賓送之
 於境使司徒司寇大賓客前而致積注小賓送之
 侯甸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獲之事除其貴
 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注於王吏則皆官
 正泣事注氏曰天子之使過諸侯常候不致
 場膳宰致饋司里授館注侯常候不致

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莩
 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立錄於國風見衛不
 能脩方伯之職也逐黎侯黎侯序責衛伯也狄人迫
 方伯連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
 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
 之討方伯連帥慢不能為王教愆春秋書之使戎得
 周室微王弱狄慢不能為王教愆春秋書之使戎得
 于天子微王弱狄慢不能為王教愆春秋書之使戎得
 特小過耳今臣雖不以上諸侯無王之愆也注氏曰
 戎報私怨以命兵如朝之彼已不念天子之望象胥
 不念天子之望象胥命過衛人苟
 此書王臣之非於戎而執詞而去與之者其率之
 矣經之王人伐是橫行中其國不特何况微乎而亦
 苦小國無以異楚而假其討罪何况微乎而亦甚與滕
 苦小國無以異楚而假其討罪何况微乎而亦甚與滕

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
 過大夫之聘而桓以聘禮益瀆矣隱倍之得聘
 宰糾而曰其伐滅入豈也而宣公之弒狄梁日戎
 公羊糾曰其伐滅入豈也而宣公之弒狄梁日戎
 書我狄侵伐滅入豈也而宣公之弒狄梁日戎
 若實掩惡何伐曰滅入豈也而宣公之弒狄梁日戎
 附錄左傳陳及鄭平乎二月陳五父如鄭盟不
 之將盟矣申及鄭良佐如盟如忘減伯日五父如
 伯許之亂也乃成昏公如盟如忘減伯日五父如
 丙桓王八年齊僖十六年晉哀三年蔡宣二十
 寅五年陳桓三十二年楚武二十六年
 桓四十二年秦寧公元年
 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相見衛侯相得也程子曰宋公與衛侯相見於垂
 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公與衛侯相見於垂
 好無諸侯相得也程子曰宋公與衛侯相見於垂
 也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於垂
 春秋之所謂惡也高氏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於垂
 圖之從否故宋以禮遇垂而陽謀若相入終圖而
 謀人焉國不以禮遇垂而陽謀若相入終圖而
 年廬陵李氏曰垂之遇而陽謀若相入終圖而
 齊欲平之蓋鄭曰垂之遇而陽謀若相入終圖而
 馮不說似有年然鄭之於伐之經後孫滑宋之怨
 則不說似有年然鄭之於伐之經後孫滑宋之怨
 齊亦不說似有年然鄭之於伐之經後孫滑宋之怨
 與僖亦不說似有年然鄭之於伐之經後孫滑宋之怨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柩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三月微者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三月微者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庚寅我入祊

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

春秋

卷九

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何氏曰巡待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止共葉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穀而巳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程氏曰成王營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出因而志故湯沐之邑在祊桓公宣王諸侯有湯沐之邑則魯國朝宿之邑不足為其邑矣後鄭宣王母弟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則魯國朝宿之邑不足為其邑矣京師之邑不足為其邑矣天子之邑不足為其邑矣

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衛之土以朝宿湯沐之邑矣何氏曰為朝宿湯沐之邑不足為其邑矣十國凡為邑廣四里方二里東方二里舍止共十國是則諸國皆有矣於王室是則諸國皆有矣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曰從范說為是邑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能巡狩矣許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公遜辭以有求也方嶽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觀之事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趙氏曰入祊之義與歸入之入祖所受

命於天子而與之辭也其罪著矣陳氏曰此因鄭旦入未言
我者言我地政而主之也書之也既不以諸侯書則不當歸
吏治我地政而主之也書之也既不以諸侯書則不當歸
不歸受而處有之也東遷以邑來相易此朝王於鄭子
伯復平之符遂各以之歸魯以之邑來相易此朝王於鄭子
許其辭先則王之罪釋而猶未易許而固魯之好而未敢及
先祖所先則王之罪釋而猶未易許而固魯之好而未敢及
使魯隱問齊王於宋以成敗將入許取之必固莊與之憚卒
田魯隱問齊王於宋以成敗將入許取之必固莊與之憚卒
嘉呂氏曰鄭謹龜陰小人之罪蓋罪之不可勝也故得之
也此言入則非龜陰小人之罪蓋罪之不可勝也故得之
末見以訪易許之故事是也左氏言則非魯之結以鄭前文
然其歸則約之固已覲覲今時也歸則非魯之結以鄭前文
故姑緩之既而桓公覲覲今時也歸則非魯之結以鄭前文
於魯左氏以拒敵比言而謂之是易也其許田始取償始
於結魯以氏以拒敵比言而謂之是易也其許田始取償始
謹龜陰本以償敵其地則雖有相易而魯桓公之求也求以
其

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會魯之不得與均也燕
氏曰鄭謹龜陰於齊來歸此亦書之歸蓋鄭莊均也燕
人曰鄭謹龜陰於齊來歸此亦書之歸蓋鄭莊均也燕
龜陰之歸也其義利不侔而皆書則非歸美惡於中化而
使入以歸也其義利不侔而皆書則非歸美惡於中化而
書公羊云齊亦欲之非歸美惡於中化而
者言魯入爾向齊事乎我龜陰之嫌此矣然此年
爾錄左傳夏爾向齊事乎我龜陰之嫌此矣然此年
寅入于鄭陳鍼子忽如陳逆婦而後祖以能育曰氏歸甲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曰氏歸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男卒也
能同盟故男卒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起而自別
於木上禮也之說曰無所名所以相別居人之大在民
不名諸侯衆也鳥得無所名趙氏曰諸古者死而不
謚卒名之著易代且降於天子也諸古者死而不
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注
武下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
始備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
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
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
尼筆之也注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赴不以
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紀遠近別同具赴不以
之爾注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

名皆史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注氏曰如此年蔡
失之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
類之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
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
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
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
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
及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程氏曰齊侯尊宋使
齊鄭伐宋入邾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

與鄭絕也飛氏曰春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
三君其要質于神北以春秋之明也然宋可傷此者為後信齊
僖東之方大國衛亦息州大國也而明年會防之為講信齊
修睦之事成鳩盟息言不復顧一引手救之盟反人後伐信齊
宋取邑視今日誓他日誓臨之言利春不於世變之甚也盟列
時又指天石者正拍也鳴呼以春傷卒平宋衛也於鄭
數三君而瓦書日以謹之氏以所為齊謀未息故宋衛也於鄭
而鄭不與何也蓋宋左氏以所為齊謀未息故宋衛也於鄭
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為進鄭退之齊最強宋衛也於鄭
所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強宋衛也於鄭
於齊而終不與齊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屈
矣然鄭非因狹齊以自強齊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屈
瓦屋雖以齊僖陽尊宋而明齊陰固鄭黨宋衛不
悟而僖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陰固鄭黨宋衛不
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大
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劑亂然後有交質

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於
參盟書曰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
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
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王
魯為瓦屋之盟王法所不容况京師近地而三國國
日盟于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况京師近地而三國國
詳盟于謹之故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大
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衰
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其
私約也不繇音天子口血未乾音而渝盟者有矣矣
注氏曰此盟齊背宋元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不
信者焉忽注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月鄭祭足取華向之子以為
與母弟辰公于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

質冬公殺華向春秋謹參盟善齊命美蕭魚之會
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命于蒲會于蕭魚春秋之端不
盟者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
矣家氏曰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盟宋紀莒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者莒入向無駭入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伐也四年宋無駭入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之也莒入向無駭入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宋為首正無王亦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三國會于此既不入戮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相盟者魯盟也
結於畿甸之近境其機視于王而刑曰瓦屋會也
盟也於畿甸之近境其機視于王而刑曰瓦屋會也
春也於畿甸之近境其機視于王而刑曰瓦屋會也
齊也於畿甸之近境其機視于王而刑曰瓦屋會也
十積也於畿甸之近境其機視于王而刑曰瓦屋會也
無王之迹彰矣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而周地
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而周地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卒從正而葬從主
何子日而葬不侯五日卒而葬不告毅梁傳月葬故也
程子曰速也諸侯不名卒而葬不從主期簡也○翹氏曰
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而葬不從主期簡也○翹氏曰
時舉蓋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
好也公羊傳公易為與微者盟稱夫人則從不疑也
梁傳信可備睦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臣盟豢非安
交講信曰浮來地邑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豢非安
也杜氏曰浮來地邑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豢非安
張氏曰浮來地邑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豢非安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命矣敢不承
受君之明德

駭殺作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羽父請益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
 為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氏疾始滅也故
 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禾有聞焉或曰隱不
 已莊大夫也或說曰故駭之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
 展之孫故為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昧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
 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
 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狹協之類是
 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

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
 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
 久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
 邑注氏曰字魯二桓鄭七穆之類謚宋戴氏衛齊
 魏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
 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冢縣音
 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
 位而不易豈禮也哉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
 之大夫不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
 效明矣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
 無駭俠之卒實因知大夫無駭俠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
 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

亂啓彙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攷也○汪氏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

明師出竟則為大夫耳
桓王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蔡
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
一杞武三
上
七宋殤六
秦寧二
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季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穀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
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
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
正典刑而反聘之又見答失道甚矣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
諭志者周禮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問問而穀梁子何

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
除邦國之隱問問以諭諸侯以結諸侯之好禮天子
穀梁非正之說范甯侯以喜致禮以志歸服以好交諸侯
行也天子使梁氏則深究夫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也然
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也然
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聘記王制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
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天子於諸侯不可以君是愬
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
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
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愬

歸服者一
石尚
四年
四元
服五年
召伯

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
其斯以為不正乎
諸國之君使使來聘桓制四海桓王復天子列國是甚道理
經書公如京師者一
年卿大夫如京師者五
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文元八年
無弔喪之文故併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
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年南季桓四年
渠伯斜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季子錫命者三年
成叔八年召伯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

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羣
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
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
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諸
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年使
之問宰咺此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
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來魯讀而朝聘之禮不
於王室春秋隱公之使立之不稟命者自知隱公之
矣注氏曰隱公之不稟命者自知隱公之罪
接踵魯庭而桓王即位於平武氏命於周宰咺祭不
奔喪會葬及桓王之即位又不出覲而奄然受王臣
于京師苟曰薛之聘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
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三十一
二十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不時也發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內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雨
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也雨月志八日之間有日陰變陽錯行故謹而日失
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
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
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
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
失節也注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高氏曰大雨震電者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
大雨而反震電也

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

三月兩當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雷未可見而
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月之日也凡
災異一日者日也歷日者月也歷月者時也歷時者
變文為異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然也夫陰
陽運動有常而無惑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
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
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
矣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為災
反德也利將反為害親將反為賊天之徵戒深矣
而弗敬也利將反為害親將反為賊天之徵戒深矣
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兩三日以
往為霖平地尺雪各一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
日雨乎地尺雪各一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
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挾卒

挾公穀作挾
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挾者所
不也弗君也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任氏曰凡爵
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大夫矣
於春秋為列則大夫矣

夏城即

左傳書不時也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禮記坊制曰國之
百雉家富魯嘗城費音城其後復墮反焉武注
不過百乘魯嘗城費十二年墮城不度可知則越
印不見於經然經書墮印城不度可知則越

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

昏正而裁才代反日至而畢時也汪氏曰龍見謂

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成民以土功事

火見謂大火心星昏而中於是致築作之物水昏

正謂今十月南定星昏而中於是致築作之物水昏

興作日至南定星昏而中於是致築作之物水昏

中丘城即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畜築程土物

議遠適略基址揣厚薄何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

功命曰不愆于素林氏曰財用築作具也分之使

而平之益盛土器築實也立榦而後施板以築

物狹度為程限遠察均其器稱量其輕重取土用

廣狹度為程限遠察均其器稱量其輕重取土用

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

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襄陵許氏曰七年城而後伐宋于特動衆時鄭伐宋又恐已未矣高氏曰魯自受宋之備將爲鄭伐宋者所以禦暴而保其後者故城即宜可以禦暴亂宋師矣後城者所以禦暴而保其後者

秋七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築魯又宿師於此以爲遊觀之地矣魯又宿師於此以爲遊觀之地矣

戰于高平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

君其勞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君其勞

莊公築臺於郎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莊公築臺於郎

善費伯帥師而治其國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善費伯帥師而治其國

于即莊十年齊師伐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于即莊十年齊師伐魯

亂是知禦暴亂宋師矣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亂是知禦暴亂宋師矣

既城即宜可以禦暴亂宋師矣莊公十年齊師伐魯戰于高平既城即宜可以禦暴亂宋師矣

後伐宋于特動衆時鄭伐宋又恐已未矣高氏曰魯自受宋之備將爲鄭伐宋者所以禦暴而保其後者故城即宜可以禦暴亂宋師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命以入邦之役怨公不告命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馬爾杜氏曰防魯地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周禮秋官大行人

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

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趙氏曰凡相見於外曰會臨川吳氏曰諸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謙事皆謂之會

輕則各存乎其事焉注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

地曰會九十二皆非以地趙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
書會九十二皆非以地趙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
九夫八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則會于外會者三外
始會吳黃池為春秋之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
則以會防為春秋之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伯終則從吳而後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信脩睦之心故曰謀以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會皆訊也惟襄何有於
禮四葉暴偃兵息民以不戰而會皆訊也惟襄何有於
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會伐而文書左傳稱宋
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
采也王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
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
不及是矣王氏曰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使
義討楚責以王祭不供乃春秋用兵之
最善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

於鄧終則乘敗入而深為利以取之邑歸諸已秦
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
其文以此趙氏曰是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
明年伐宋必異其文八年不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
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不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
外為平宋之形鄭復八年不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
有宋之名其養可以招齊以不防之罪加於宋則與
伐宋之地也左氏特假見其名而齊魯耳觀葛錄之
此殊不鄭也莊公連至如鄭莊之甚乎高氏曰此
則宋之不知鄭也左氏特假見其名而齊魯耳觀葛錄之
背屏屋之盟與公連謀為鄭莊之甚乎高氏曰此
合鄭人謀歸與齊鄭併力為宋之甚乎高氏曰此
以伐之謀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而魯鄭
又與之謀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而魯鄭
連兵以同盟宋魯於謀也魯與宋之謀而魯鄭
秋書會于防宋內端有謀也魯與宋之謀而魯鄭
防於此廬艾諒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附錄

左傳其比戎侵鄭也。鄭伯禦之，突曰：使勇無劉者，常我。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進，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遂。而遇覆，必速奔。後者奔，不祝。則無繼矣。乃可以遂。而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則無繼矣。乃可以遂。而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桓王十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

辰七年 桓二 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陳氏曰：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弑。猶未為行於天下也。鄭伯為王左卿士，無命而私會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于鄆。而後諸侯之師始行天下。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

宋之率至中丘之會，後借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備錄之者，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以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賤焉為賤。隱之篇：鞏也。程子曰：三國先遣將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鞏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

以為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
稱君伐稱人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深惡之公元
年及宋盟宿四年乃遇兵之清和好非深惡之公元
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得和鄭利今為鄭謀宋
又欲得宋利也始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宋
齊鄭則公之也始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宋
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屯壬戌敗宋師
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管子曰不言戰
而管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管子曰不言戰
輦傾眾悉力共疾于宋又決辰而取之也孫氏曰公與
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杜氏曰菅宋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傳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婉

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
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禮也公羊傳取邑
不日此何大以日一月而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取
甚之外也內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於邑不日此其日何也程子不正其乘取人而深為
取邑故謹而日之也程子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
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
者若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郟皆覆人之邦
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
郟取防直書而不隱也何氏曰內取邑常書陳氏
利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而巳是故郟防書取義
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善取和用書取義不在
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
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音曰戰詐戰曰
敗社氏曰設權譎變許以勝敵彼不得成列成列
纖芥而不得用故以獨敗為文家氏曰魯於宋本無
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之故為之鄭所役而取其邑一
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歸于我經也
○劉氏曰左氏云鄭書入却入春秋豈謂正鄭伯
言公敗宋師取却防不言却入春秋豈謂正鄭伯
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
不貪其土當歸之耶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
其土地當歸之耶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
何得專而裂之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幸晉之敗而不備故師
還及如宋衛已乘其虛而八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
奇譎輕疾如宋乘其虛而八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
衛之入鄭者

戴公穀作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鄭伯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師入鄭伯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師馬宋衛既入鄭而取之何易也蔡人怒故不和
而敗公羊傳其言伐以何易也蔡人怒故不和
也因人之力而取之故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民
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民
也甚矣

稱伐稱取兼之也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
勝召蔡人伐戴戴鄭也高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
也鄭又同三國戴鄭之便伐而取之書得三師之輕鄭
馬猶是宋衛雖入鄭之類取鄭之弱也吳氏曰
取猶是宋衛雖入鄭之類取鄭之弱也吳氏曰
罕達取宋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
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謂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
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反

從

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駢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莊子之術也莊子魯下邑大夫史記陳軫傳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肉必闕則刺虎者然小者死復傷而刺之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家氏曰鄭自克段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以來於用武伐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之有哉汪氏曰伯奇目其人善戰者服上刑矣善戰之有哉汪氏曰伯奇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鄭然蔡以與宋聞宋可資其力以取鄭戴之宋力而取鄭而連蔡以與國必不肯資鄭戴之宋力而取鄭而連蔡以與氏曰程子不肯資鄭戴之宋力而取鄭而連蔡以與此說為當胡氏以為戴之宋力而取鄭而連蔡以與

附錄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郟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鄭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郟討違王命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郟不國也程子曰討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郟人不會齊鄭入郟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汪氏曰後世矯天命而與兵以報私讐快私忿者代之詔傲人君之命而與兵以報私讐快私忿者代之詔傲人君之法不行之故耳廬陵李氏遠出肆無忌憚夫亦春秋之元年以王師號師伐郟則猶為郟士也至三年

有交質之惡周人異號公改矣六年鄭始朝周而
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不作卿士于周而鄭又
以齊朝王左卿士然後有宋公復之周復初非夾鄭
伯為旋王室不為許僑假報之謂私許不共亦假
以誠也十一年之敗宋入許傳入許納馮之志得
歸之詞也卒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意
其事而有不窮其情是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遠王命
為鄭伯之所欺也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遠王命
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
鄭大國於討何難哉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齊
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而而小國無以人而齊
此卿再入矣諸侯專兵而而無以人而齊
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春秋之後邲遂服屬於
為衛之尤甚也夏而三國之師而宋擾未入齊
是年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而宋擾未入齊
又借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而宋擾未入齊
足且借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而宋擾未入齊
黨與戰國之殺盈野暴骨如芥兆於此矣此春

之秋之所始於隱公也此春秋

已桓王十有一年
已八年十有一年
二曹桓四十五
宋武三秦寧四
楚武三秦寧四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左傳春滕侯薛侯來
朝也我不可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正也薛侯
君辱在寡人之周宗盟異姓曰山有木則朝于薛侯
與諸任齒君若辱則盟異姓曰山有木則朝于薛侯
之聘其長滕侯公羊傳其言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

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植言當時也禮儀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之
 為禮乎程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國在魯國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去
 有反坫丁念反格庵趙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
取爵洗爵酌以酢賓飲畢反坫亦於坫上
 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聘也朝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人飲畢亦於坫上
禮氏曰人君相為賓也朝諸公之儀三揖諸侯相見也
 必曰有婚媾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禮氏曰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儀三揖諸侯相見也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
 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相

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
 其禮汪氏曰滕朝者四杞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
 未嘗報聘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晉見止者一至河
乃復者五定公亦無谷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
 嘗如晉至河而後無谷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
 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
其甚受朝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
所屬而滕朝也杞也曹也晉也齊也魯也魯之
附庸也楚則滕所畏也杞也曹也齊也魯也魯之
與魯抗也則所畏也滕也曹也齊也魯也魯之
者無三師公也立王所八年如京師者一地而晉者四
他無三師公也立王所八年如京師者一地而晉者四
如京師者矣王所八年如京師者一地而晉者四
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汪氏曰經書
聘者十一陳鄭吳秦各一楚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

譏旅見也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非天
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
志荒矣劉氏曰兼言旅之非也非天子不使荀爽
聘衛侯使孫良夫來朝而魯尚非也非天子不使
有南面之君來朝而魯尚非也非天子不使荀爽
獨驕也志荒矣薛階至而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
書之若穀不勝薛階至而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
年諸侯不勝薛階至而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
薛相率以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高氏曰來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有同氏曰來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耳如氏曰來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伯如氏曰來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則如氏曰來朝天子不特見而使於天子禮也
行朝禮也然禮書之豈八年如紀于不
襄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或問諸侯來朝
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或問諸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王臣及大夫來聘聘皆志之何也茅堂胡氏曰諸侯
不聘或朝或不朝或朝而不朝或朝而厚而可
合於中聘世王朝之禮伯諸侯治亂曰強弱安危是
于策以見後世方伯諸侯治亂曰強弱安危是
正之迹相見後世方伯諸侯治亂曰強弱安危是
與諸侯無事諸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
侯相朝誤矣諸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
夏公夏字下五月時來公作邾將左文作邾
傳夏公夏字下五月時來公作邾將左文作邾
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
以走鄭地臨川吳氏曰鄭與之同伐許伯與之
伐宋為鄭地臨川吳氏曰鄭與之同伐許伯與之
鄭接壤鄭之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伯與之
齊魯之君而借其利齊魯無與之同伐許伯與之
鄭之不致隱志讓乎拒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

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許魯助
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書以
公及而不在稱爵也其爵所以鈞其春秋之義始書會
而後書事惟此也桓六年及桓二年會武父至會盟皆
例與外志也桓六年會曹夏伐鄭也仍書會則非獨
魯之所欲也桓六年會曹夏伐鄭也仍書會則非獨
夫岳之裔在國共伐難於專與鄰國為鄰許之義
內結許內之臣心未幾齊桓公薨許以制許之義
因鄭許內之臣心未幾齊桓公薨許以制許之義
於鄭許內之臣心未幾齊桓公薨許以制許之義
楚人圍鄭許內之臣心未幾齊桓公薨許以制許之義
心楚人圍鄭許內之臣心未幾齊桓公薨許以制許之義
以三國無復荀國之侵無能為也及諸伯以區之
鄭一歲而存矣故用兵於許春秋雖伏鄭而許亦不
以自存矣故用兵於許春秋雖伏鄭而許亦不
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後二年遷於許亦不
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之滅許也

首謀在鄭書公以及誅數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
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數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
遣使來聘者存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
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與兵申為宋而伐邾為鄭而
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
傳之先祖而取部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
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
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
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
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
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

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適無適則

母吝之序屬意於非國惠公之者而後長嗣不私亂其

位乎故曰致隱讓及諸侯往弔則固辭曰非公寵少姜

由以制夫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取正以

子為夫人而指其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

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莒

來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

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當

史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禍福之幾也

氏曰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禍福之幾也

問曰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禍福之幾也

不讓髮則宜急而讓髮則宜緩

乃當危疑則宜急而讓髮則宜緩

以規其跡而動於惡彼羣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

則君殺隱之謀進矣其及也

必以實書弒公于寫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

仲尼親筆也胡氏曰晉董狐齊太史皆直書弒君君于樂道人

善惡稱其惡况君父子於君父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

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斷自

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

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

之法聖人之志以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

其惡之禮也出奔稱孫戚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

非沒其實使後世無攷證也但微婉其辭不直書

爾是故內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親送葬則

不書朝而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

覘納則不書

之忠張氏曰辨其正不氏曰若識之矣世無弒是感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弒之而謂隱後
 公非弒者不通春秋不地之魯君臣未嘗弒之而謂隱後
 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魯君臣未嘗弒之而謂隱後
 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凡公葬也
 皆書葬者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張氏曰
 不書葬者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張氏曰
 故賊未討則臣子不敢葬其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讐也
 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
 書葬則服不除寢苦如占枕戈禮記檀弓子夏問
 之何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
 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春秋之
 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

他處則弒著其不君正君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知其為弒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書葬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時預弒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乎弒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猶不弒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長隱之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位君魯以奉周公之使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志自謂為桓而隱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公不歸政而隱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春秋如大政而隱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不有之乃聖人罪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公不自正乃聖人罪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而後不自正乃聖人罪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隱十年無政公欲讓桓若政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月所無正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以無正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不有無正也其正君弒者其正君弒者其正君

如故或因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
之各因其事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
年自位雖已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於盟諸
其即之拔已故元當盟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大夫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雖然自安而後夫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矣輸宿以盟後夫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而使宿以盟後夫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
日之變哉杜氏必以謙國之賢君未之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歸罪於為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弒
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為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弒
露自發

右隱公十有十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
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
舟陽洪氏曰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未嘗
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

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
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
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
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
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
知以忠信誠意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
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
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賄仲子而冢宰書名則
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
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
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本

建申為秋
亥為冬
震為正春
離為正夏

臣而思禮之哀榮不可愆也元者何仁是
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
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
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
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
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
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
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
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

武帝大初元年
太中大夫公孫
卿壹逢大史令
司馬遷等建明

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
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江氏曰商與秦未嘗改
為歲首論者不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
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
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
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
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
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
之歸于一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
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諸不在
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不在
六藝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唐書李德裕
 矣在於辨群臣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宰相有姦
 周者不立黜去之禮樂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
 愛或不而變禮樂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
 後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為畔畔者君討者此國
 政之歸于一也茅堂胡氏曰典與禮者刑四者春
 守其法出於朝廷而不敢變此王正月之定於
 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
 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
 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
 生刑罰無極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
 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

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盟黃後七年為
 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軟血果何為也後十
 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此
 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
 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酈之於叔武瑕也皆
 為利爭不勝計也事見左傳隱公三年僖
 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
 為義勝恩也汪氏曰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

治典教
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

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
恩掩義卒致入蕭之畔
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
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贈鳳
反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知知其不可
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
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阮
友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
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休
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
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

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唐書李德裕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党焉
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小人有互相朋
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
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
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
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
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
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著禮貌之
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
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

戚

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
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
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
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
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
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太史公曰
秋隱桓之間則微季氏逐昭公殺務人即公為
子而定哀之際則微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前漢書季布傳丁
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克哉項羽將窘帝
項王城丁公謂見帝斬之以狗曰使後為人臣
無效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
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

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此事以
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
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
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
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執史記名允惠公之子
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

在位十年有八年謚曰桓
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
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五年桓
忽奔衛屬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

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
年昭公弒立子疊桓十八年齊殺疊鄭

祭仲立
子儀

齊魯桓公十四年僖公

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魯桓公二年殤

公弒莊公馮立

哥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

武公謀桓三年哀侯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

立其子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

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

弟哀侯之

蔡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

魯桓公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魯桓公十年曹桓

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陀陀殺太子象

陳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陀厲公躍立

杞桓十二年厲公

卒莊公林立

薛詳見隱

公詳見隱

莒詳見隱

邾 詳見隱元年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

秦 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吳 詳見隱元年

越 詳見隱元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九年桓王

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鄭莊三十二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

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

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

載矣復扶又稱元年可乎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

下有寶王氣來日許令人持玉盃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

七年為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紀惠文君十四年

改稱為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

別建年號汪氏曰劉氏孝武即位改元建元後三年有司
 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宣也元二數推所謂後三年有司
 緣先三年而稱之改以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
 有司追命故元稱之改以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
 長星改曆天漢因獲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
 初因改曆天漢因獲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使記注繁無
 莫之勝平載夫歷世無窮而羨名有盡豈記父明
 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統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能也諸侯不能救百姓也
 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也
 治桓也繼故無王之言即位正也繼故不爾元年有王所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
 而乎弒無也思於先君也程子曰桓終已正即位是為繼統
 即王位是極也而書春王也正月公即位以弒君而立之
 無罪也桓宣也而書春王也正月公即位以弒君而立之
 其罪也桓宣也而書春王也正月公即位以弒君而立之
 僖文所以深責之也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
 見乃所以深責之也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
 桓公與豫音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
 之也高氏曰隱公被弒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
 知賊之弒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
 者以賊之弒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
 也音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後同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
 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劉氏

曰傳謂隱公攝是而非其位而據之則桓之弑隱春
 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
 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侯氏曰諸
 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茅堂胡
 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
 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
 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
 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國陽氏曰隱公之稱
 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攝讓異乎曰
 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攝讓異乎曰
 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詩
 跋小序周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
 公攝政讓于堯舜序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
 而謂之讓讓于堯舜

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
 與人者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
 春秋所以惡去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
 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
 夫人桓何以得貴若然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
 踰也若母得此子貴即成風之謂葬不應有識而
 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今漢朝之謂葬不應有識而
 引以為證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桓惠公失禮
 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
 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
 為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氏曰否惠公
 故惠卒而隱送於私愛或有桓之意而未見於事
 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而惠公薨是以
 穀良謂既勝其和心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
 相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

將國有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
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
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
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
尊定陶傳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漢書光武
紀廢皇太后郭氏立廢太子陰氏為皇后越二年立東
海王詔曰春秋太子廢立子彊為東夫婦之木倫亂
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
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
也張氏曰桓公執君而立九伐之法當伏賊殺
曾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讐而無政刑書即位見
見南面立乎其人位故桓公之讐而無政刑書即位見
群公以此聖人修其理三故桓公之讐而無政刑書即位見
曰桓子脩春秋君以弟篡殺亂罪大惡極而為曾之先
君也夫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賊惡事而為曾之先
王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也
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也
曰乎者君薨既殯曰即位則已見前雖年獨陳氏亦
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極前雖年獨陳氏亦
即書位改元亦觀惟桓文書制也自隱之諸侯既踰年而
文書命即位亦廢矣成桓文書制也自隱之諸侯既踰年而
雖請命亦廢矣成桓文書制也自隱之諸侯既踰年而
室區命亦廢矣成桓文書制也自隱之諸侯既踰年而
然亦有不合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無錫命諸
王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伯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垂地高氏曰鄭
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以隱公之盟
好今見其賊不從討反有會鄭特相會以定其位是
何心哉廬陵李氏曰曾與鄭特相會以定其位是
編有四會重盟越武父會鄭是也鄭莊之結曾桓
典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之賊爾

鄭伯筮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三月鄭伯好與之許田... 鄭伯筮假許田... 易也故諱之祖受之假諱於國先惡禮也

許故也... 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 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 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

曰隱其壁以實不言易妨稱壁假又以見音許人改過
若進壁以假田非易也
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
大矣資中黃氏曰歸後復書我入內諱也陳氏假
曰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歸鄭重地為內諱也
氏曰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歸鄭重地為內諱也
夫所以傷周之弊曰秋利而巧諸侯變不慚於春秋著其
事以欺也張氏曰公衰風俗而日趨於且發明鄭莊
好於自固因鄭伯乘此所求許田而討之未已外
公篡弑鄭伯亦欲乘此所求許田而討之未已外
垂於鄭伯之言於鄭志所以假罪鄭伯為桓公會
壁以棄朝宿之家於鄭故書鄭伯言以假罪鄭伯為桓公會
惡然後諱也田然曰後書鄭伯言以假罪鄭伯為桓公會
曾許也非要許田然曰後書鄭伯言以假罪鄭伯為桓公會
之受封本有許邑云非春秋許復也周許也且宇然則周
公受封本有許邑云非春秋許復也周許也且宇然則周
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為
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
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絀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
之鄭與許大矣定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
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所以惡鄭此書及所
以惡魯張氏曰交賤之見其惡高氏曰會垂之
時固欲結而鄭位乃定焉鄭既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
故又盟越而康公為此盟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
不懟况弑逆之書本謂殺所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
不容惡况弑逆之書本謂殺所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
怨惡况弑逆之書本謂殺所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

秋天水

書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

人得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借引之謂不待教戒而
之即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
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去
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即見音矣
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為近於曾為遠
遠會鄭莊以宋王朝卿士出師會伐鄭以衛州立
之弒其君魯隱於其弟鄭莊逼師會取其田而與之
盟宋魯見弒於其臣鄭莊三國受弒而與之
成其子亂出爾反爾後先桓轅又其後曾桓斃於齊
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敢報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
懲矣知所

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程子曰君
德倫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恒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
也宜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高郵孫氏曰
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
稼敗民廬舍為災則書也
突音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降水警乎
何也
汪氏曰大禹謨作啟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致以
為非已之責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關闕已來水
而自寬也
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爾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共水
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於天下集注洪荒之世
次除治至堯時尚昧盡平也
若曰洪水者積雨之
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

以

書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十有山
 三載史記禹治水居外或三年過家門不取入
 谷之所洩歎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子今而
 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老有洪水之災至禹
 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
 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宋鑑神宗熙寧
 憂見容色王安石則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汪氏
 曰書時不書月則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汪氏
 也經書內大者八年後此十年皆書夏此年未平
 年二書五年宣十成五年皆書於八月姜氏入之
 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年成五年皆書於八月姜氏入之
 後襄二書然非紀於七月則食之也孫氏曰水不至
 歷時之聖王然非紀於七月則食之也孫氏曰水不至
 潤下也聖王然非紀於七月則食之也孫氏曰水不至
 聖王不作五事廢而桑倫攸然自隱迄哀悉書之
 之可勝災異聖王不作五事廢而桑倫攸然自隱迄哀悉書之
 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災詳異從可見矣或哀悉書之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
 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附錄父之妻于路日逆而送之華父督見孔

辛桓王二年齊倍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
 未桓王二年蔡桓五十一晉哀八衛宣九
 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曹桓四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

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
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
梁子以二年書王正東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
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茅堂胡
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桓會于隱公而自立也桓
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道人之事所以十年故桓亦不
王之也十年桓不可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故桓亦不
也十惡則桓不可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故桓亦不
猶身已八桓不可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故桓亦不
之罪望二天而桓不可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故桓亦不
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未討而宋書曰春秋君之
討責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五年春秋以
鄭以責師從者猶諸侯之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
二篡號召天者猶諸侯之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

及其大夫孔父

馮督鞮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
彙日繁曲沃以支宗篡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
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昭朔挾五國之助而
拒遠王命無知而通逐其君兄昭朔挾五國之助而
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為網常掃地君儀宋高
氏曰穀梁以能恒慶父弑般及為網常掃地君儀宋高
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在閔僖
許正其罪豈以督之舒弑在崔杼何人乞之卒也汪氏曰
宋督弑其君而督之舒弑在崔杼何人乞之卒也汪氏曰
例之弑其君而督之舒弑在崔杼何人乞之卒也汪氏曰

左傳宋督弑其君而督之舒弑在崔杼何人乞之卒也汪氏曰
傷公君以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乎曰
弑其君以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乎曰
乎曰其此何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公孔父可謂義存
有則此何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公孔父可謂義存
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公孔父可謂義存

則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其死皆先攻孔子之正色而公
知則父死已過而趨而救之其曰及君者何也書尊及卑義形
於朝則人莫敢過而先死何也督欲其君也書尊及卑義形
於色矣毅梁傳孔之先死何也督欲其君也書尊及卑義形
秋之義也孔父先死何也督欲其君也書尊及卑義形
是乎先殺父不忍稱其父名也何也死以君知不忍殺其父也
子既死累父不忍稱其父名也何也死以君知不忍殺其父也
知君之累父不忍稱其父名也何也死以君知不忍殺其父也
及祖諱也孔子故也宋也程子曰夫不失其官也

按在氏宋殤反舒羊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
然君弒死於其難乃且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
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
其能死節也陳氏曰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不
先殺孔父而後弒君斯及則非也左氏得之督不
矣其官而書大夫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

其大夫者與君俱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
也故侍讀劉敞治平為侍讀著春秋傳一十五卷
權衡二十七卷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
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孫氏曰孔父字者
如祭仲考父林父行之類齊氏曰人各不當獨稱曰
督將弒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
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張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
宋鄭娶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立
孔父之故先攻孔父及君父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
明夷之弒而後及君故父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
臣賊子蓋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
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筆督

錄
卷之二

卷之二

仲公於夫之
 弑殺此蓋臣
 子太轉君乃
 亦宰易已天
 惠督者紂下
 伯督多力太
 被嘗故不閑
 殺弑聖能討
 亦君取至國
 不矣其此之
 書維死止急
 者有節也務
 非大節也也
 君節如耳聖
 命可宋常人
 以贖萬人之
 無也弑之情
 死棄閱情大
 足謀猛旨建
 以動文默令
 以衛宗祭之
 宗社而忤邪
 心姦臣之所
 以憚也亦有
 君
 子其能國乎
 春秋賢孔父
 示後世
 人主崇獎節
 義
 之臣乃天下
 之太閑有國
 之急務也
 聖人取此
 節也如宋
 萬人之情
 夫蓋君已紂
 力不能討
 至其此止
 有死節也
 如宋常
 人之取
 三氏曰
 仲公於夫之
 弑殺此蓋臣
 子太轉君乃
 亦宰易已天
 惠督者紂下
 伯督多力太
 被嘗故不閑
 殺弑聖能討
 亦君取至國
 不矣其此之
 書維死止急
 者有節也務
 非大節也也
 君節如耳聖
 命可宋常人
 以贖萬人之
 無也弑之情
 死棄閱情大

亡故也晏子
 陳氏曰死節
 喜殺大夫節
 後書大子角
 與童而存亡
 胥童而後弑
 以荀息也永
 也荀息乃獻
 公卓子與之
 俱亡公與俱
 得而全矣卓
 至遇于門手
 以生仇此牧
 何以生如仇
 苟書曰宋督
 見孔父為君
 書及太其君
 竊取春秋之
 何以取不義
 妻于路遂弑
 焉公按古者
 大夫皆乘車
 其妻固當
 亡故也晏子
 陳氏曰死節
 喜殺大夫節
 後書大子角
 與童而存亡
 胥童而後弑
 以荀息也永
 也荀息乃獻
 公卓子與之
 俱亡公與俱
 得而全矣卓
 至遇于門手
 以生仇此牧
 何以生如仇
 苟書曰宋督
 見孔父為君
 書及太其君
 竊取春秋之
 何以取不義
 妻于路遂弑
 焉公按古者
 大夫皆乘車
 其妻固當

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
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事
曰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書也何閔君不忍乎又曰
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閔君不忍乎又曰
蓋為祖諱按春秋魯史
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
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
先儒謂為時主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
復作乎朱子曰是時王已不能行黜之典就
家氏曰王網已類諸侯當亦不能行黜之典就
曰蜀之盟齊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又
齊鄭之爵未有所改烏見其時王所黜然又
言其在喪者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

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
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
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
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
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
於為惡而懲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
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愍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
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
所深惡去聲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禮記曲禮東夷北狄西
曰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弑反率先
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
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

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列氏曰仲尼作春秋進退諸侯以

豈若是不以匹夫侵天子之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

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

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侯爵將而稱子者

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天子

之事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

也世衰道微暴行去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

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

防風殺管蔡史記本紀蚩尤為暴黃帝徵師諸侯

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

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

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

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

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

不輕貶絕惟有用夷夏變夏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

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把管用法此勝之始朝

桓公所以於特黜而後嚴其黨惡之法勝之始朝

曰春秋所以特黜而後嚴其黨惡之法勝之始朝

爵之崇卑則小國事大國後日朝聘貢賦也沙隨程氏

子禮見則心所供者少勝國以侯朝聘貢賦也沙隨程氏

大國故稱其心自降為子孫而書一不微以所附諸侯多

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實而書一不微以所附諸侯多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俱弗給也敢以重耳故鄭子產

也孫氏曰把公侯之貢俱弗給也敢以重耳故鄭子產

正也稱伯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或稱正也稱伯

伯稱侯或稱正也稱伯稱侯或稱正也稱伯稱侯或稱正也

觀小看進旨義而宋無於書可秋世賊皆侯諸知從是降
貢春似之不而碌之聞合討疑典不之識之侯延而禮也
賦秋於若明發碌盟無黨亂也人復黨之朝來平録多此
之所後無而遽於左以締之竊改稱貶也皆朝李之不蓋聖
屬書世所失又時傳自交法以過侯於滕無皆氏以備聖
率初之因其以者有見此甚謂遷豈諸本有不曰見或王
以稱疑是指侯父宋於夷嚴徙善以家稱合典滕其以不
子侯不私乎稱矣人時狄滕胡又祖之侯於其子乱侯作
男已疑意蓋之自請又也不氏善世說桓先朝來也禮朝
之而道也聖無貶滕壤既以之善有義二王也朝滕而會
札稱理豈人乃之欲地已桓說長罪為年之胡考子朝不
從伯為聖之紛後以編貶之於惡而精來時文之朝或常
事已通人心紛夫為小矣不義為短貶自稱朝謂秋逆伯
聖而宋之必熱再屬一世而長不其此子之春秋子人而者
人稱子心有穀再屬一世而長不其此子之春秋子人而者
因予曰哉其乱書則子子朝觀應子終者禮秋子人而者
其蓋其国如然秋沿自之碌只子此乎秋討故時所罪孔既
實其最此後之一強国碌在所是春之乱書諸書可予不

以書之非公弑之也滕國亦小初書故侯已而書子詳此
一以後桓公弑之也滕國亦小初書故侯已而書子詳此
和身其子孫何罪一聖人實惡朝之惡則當止其
可一辨秋小國朝觀性來何禮極繁大謂惡當止其
而獨典切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辨繁大謂惡當止其
此獨責禮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辨繁大謂惡當止其
頗有名不葬氏曰公之甚程沙之隨國常何聖公書則自降
國之名不葬氏曰公之甚程沙之隨國常何聖公書則自降
廬陵季氏曰滕號之侯弱而君或卒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然春而善世善曰滕號之侯弱而君或卒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之喪而後曰齊桓受短先王說亦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此亦為秋有見者桓伯喪之方與把趙弗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以自降爵以時大者桓伯喪之方與把趙弗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多自降爵以時大者桓伯喪之方與把趙弗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趙子降爵以時大者桓伯喪之方與把趙弗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薛子降爵以時大者桓伯喪之方與把趙弗善曰君損不即有是理之戰

三十一
年始書伯
伯以爲自
降可也
把初稱
侯至莊
二
年稱伯
而衰二
伯而僖
二來盟
又稱子
其稱子
升降不
一
者比前
說又數
從齊桓
爲之二
請于天
自附庸
爲諸侯
由
是觀之
則又似
時王黜
陟之請
說亦可
行姑記
所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十年十一月公與陳侯鄭伯齊侯宋公衛侯魯侯會于稷以成宋亂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
陳鄭皆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此其目齊
言矣何遠也隱諱隱異辭而拒賤也穀梁傳聞異辭此其目齊
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子也無遺焉爾程子曰宋之
而加四國共成之惡而君也無遺焉爾程子曰宋之
其君惡也杜氏曰稷宋地也
下

按在氏爲賂故立華氏也
時有弑父者公懼反具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掌學斷反丁亂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
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
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尊卑皆得殺此弑君之
得縱之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懲也而桓與
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未使相去宋公甚矣故特
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除氏曰宋雖已亂若不討則
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討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
也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以病內
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拒惡

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取諸侯之爵次然後見
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未
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茅堂胡氏曰宋未
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災故是也宋盟未見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書之多也釋宋公是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則多不言其父所事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子之弑君父薄之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臣夷之弑君父薄之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大夫也弑君父薄之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亂而弑君父薄之也皆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未
會言其事者惟此此與澶淵盟言矣廬陵李氏曰
釋宋公其事者惟此此與澶淵盟言矣廬陵李氏曰
云去其亂特筆也此與澶淵盟言矣廬陵李氏曰
出遜皆言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逆祀僖公殺何

夏四月取郟大邑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不明書乎可詳則諱可譏

左傳非禮也滅來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德塞違以臨
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梁盛不鑿昭其德也
敲珻帶裳幅也為大統紘紘也昭其德也
遊纒也錫登和鈴也昭其德也
物也錫登和鈴也昭其德也
儉而有錫登和鈴也昭其德也
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德塞違以臨
違而實官於降有數乎戒物以不紀之聲明以發之德
何誅焉其器敗於大廟以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或聽之廟章况將甚焉武亂王官也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不聽之廟章况將甚焉武亂王官也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忘諫之周史聞之曰臧孫達其器敗於大廟以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名地從之德公羊傳曰臧孫達其器敗於大廟以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非有地從之德公羊傳曰臧孫達其器敗於大廟以明而示百官易紀律象之
其人則不爾宋始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乎地為人

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媾無時焉可也戊申
 納于太廟何書訊其何君外成人之受納于太廟非
 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受納于太廟非
 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却鼎者却
 所為也曰宋取中國之故宋曰以周為弗受也却鼎
 從主而宋物從中取之魯曰陳鄭大鼎也程子曰四
 宋亂而宋以成亂之魯齊陳鄭皆周公之廟周公其
 之乎故書取以成亂之魯齊陳鄭皆周公之廟周公其
 弗受而強致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陳氏曰宋以却鼎賂公其書
 利之辨苟以為利一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
 田賂齊書取而巳矣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
 取于宋專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之獻而曰不謂
 謂不當納也若先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
 實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
 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

為子偽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聖
 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和廢正能敗人之國家
 也亦或知戒矣蜀杜氏曰桓以弒逆而受弒逆之
 以不若無周公則可若以為有周公而納之則庸
 取之却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之故原其器
 其器於却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而後
 來而係之於宋魯桓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而後
 靈之亂所取之於宋魯桓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而後
 魯李氏曰于大廟聖人秉筆制於太廟未其器而後
 魯李氏曰于大廟聖人秉筆制於太廟未其器而後
 致衛寶以濟西春秋致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
 氏曰宋而書却齊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齊也
 非所安錙歷百世猶存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

秋七月祀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左傳祀侯來朝不敬祀侯歸乃謀伐之

廟姜魯廟之書以封公之穆宗公為廟於之
姜有蓋而宗太故太與廟稱哉之廟於之
耳文由廟宗太故太與廟稱哉之廟於之
廟有蓋而宗太故太與廟稱哉之廟於之
若禘之特又於世始也鄭氏云王公見之
魯禮於魯祭乎禮稱所以得祖秋四書大上廟之禽為始周
頌祭於魯祭乎禮稱所以得祖秋四書大上廟之禽為始周
稱文乎禮稱所以得祖秋四書大上廟之禽為始周
姜王禮稱所以得祖秋四書大上廟之禽為始周
而所以得祖秋四書大上廟之禽為始周
說自禘禮天子豈公於文大王
禮出祀周豈公於文大王
者之祀周豈公於文大王
亦帝故於文大王
云故於文大王
魯謂大

於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
之陰之改謹而川之也伯計數曰以賂已君外成人之
大為紀祀爵非侯文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祀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
太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
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
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友偽
桓立而朝之也
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莒馬○劉氏曰
左傳云祀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謂春
秋雖亂世兵革之左傳事亦慎用之來朝有不敬之說未
宜便入其國也左傳事亦慎用之來朝有不敬之說未
梁謂桓內弑其君外成紀侯亂而桓惡不敬之說未
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敬之說未
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向哉汪

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月十八年定十五年和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為賦或紀侯不貶從人朝之同然穀登和年葛不從同紀侯之例蓋聖人子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想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為進爵則未知原為闕文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雖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音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去南征矣注曰詩采芑宣王南征也蠡爾刑蠻大邦為讐顯方叔蠻荆來威今按商頌稱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楚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楚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至周而復封之數及周

東遷僭號稱王

注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長子康為句龍王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

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注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長子康為句龍王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博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注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長子康為句龍王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知本此事醜也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故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

好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
好以自固無間於夷夏也

冬入公至自唐

既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注來館地讓亭也自
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發梁博桓無會而
其致何也遠之也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
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試立尊與鄭齊陳會矣皆同
為不義及遠與我盟故危之而書至我言不如三國
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
能知也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
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禮記會子問諸侯相
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曰公如不書至者常事
常事爾何以書也書至者或危或久戎為不義或

諭

筆勳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汪氏曰莊五年冬
至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九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
冬公至十五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九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
二月公至十五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九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
王公至十九年春公至九月公至十年七月公至十五年春
年公至十九年春公至九月公至十年七月公至十五年春
月公至十九年春公至九月公至十年七月公至十五年春
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公至九年五月公至十五年春
如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公至九年五月公至十五年春
至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汪氏曰宣公七月公
平丘皆見責於晉晉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
伐楚成襄之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
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無不危定之會侵蔡遂
曰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慮服觀之昭定之圍成雖
其危可知若宣之朝齊以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
獲民襄之朝楚幾不得反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
黨惡附姦之罪也汪氏曰桓公納突莊公納衛
而書重丘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
書至會重丘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

而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我盟而書至者危之也
臣氏曰危其遠會戎伏喜其得反同氏曰凡至者
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
人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張氏曰春秋主魯何
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弑蔡般之弑其心也程
國諸侯皆預於亂則無有能討桓弑君天微于
戎若有人猶將討亂一之今而得歸者桓弑君
二氏曰凡公行十有百七十里傳告廟則書於
重者志之也而涉以兩事者或前事或後事
曰春秋之亂世也諸侯不出入無事者或前事
凡至危之也世也諸侯不出入無事者或前事
皆于淮園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
至者魯大夫之書非禮而還者固不足道又幸得
危哉魯大夫之書非禮而還者固不足道又幸得

澤襄之郭不之戲之役僅不至馬爾昭定之世無
也孫故夫不至至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
叔孫姑梁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
自齊桓始幽至梁止謂桓會也糾合諸侯
皆與桓始幽至梁止謂桓會也糾合諸侯
矣來年壯丘而致之會書至桓會也糾合諸侯
桓德衰故危而致之會書至桓會也糾合諸侯
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矣注曰桓會也糾合諸侯
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則知書至桓會也糾合諸
齊桓既歿成襄昭定或動之非書至桓會也糾合諸
危之若何或幸其禮成事畢而得也故書至桓會也
於襄公朝楚人惟禮成人年出楚喜如齊始其往而
其反也魯大夫之禮成人年出楚喜如齊始其往而
故特書其至亦危之乎國為無外事禮合歸寧至
不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國為無外事禮合歸寧
不特書其至亦危之乎國為無外事禮合歸寧至
敢以爲已安乎彼非禮而還者固不足道又幸得
危哉魯大夫之書非禮而還者固不足道又幸得

脫故書其至以見經之書至武成稱王事也汪氏曰
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而書至者常禮也
于豐則君行書至者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國居也
不告廟而書至者以播越在外復能造其臣于不忘
手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復會而公臣于不忘
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蕭魚之會而危之復會而公臣
謂晉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則齊人懷詐之謀
而悼公幸其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懷詐之謀
將有萊兵之劫使不得夫夾谷則齊人懷詐之謀
其危哉○盧陵李氏曰至例人秉禮義以却之魯
豈不待處但陳氏以桓文非功故不致書則陳氏
圍齊何致前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則說又當
公穀也又曰春秋後事之說又獨胡氏則說又當
六唐穀也又曰春秋後事之說又獨胡氏則說又當
附錄子命初晉穆侯之弟也姜氏以條命之後生
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敵之以制彖義以出

禮嘉禮以政怨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
亂嘉禮以政怨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
仇弟曰成師始亂曲其替乎惠之二命太師
服曰吾聞諸侯之家也曲其替乎惠之二命太師
天子建國諸侯之家也曲其替乎惠之二命太師
隸其弟而人工商各置親室大夫有貳宗以能
事其能久而無觀今晉潘侯也而國本既弱
矣其能久而無觀今晉潘侯也而國本既弱
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翼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侯侵陞庭之田陞庭南鄙侯生哀侯哀
申王十三年齊僖二一晉哀九衛宣
桓四十八年陳桓三十一蔡桓六鄭莊三十五
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洋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

二年宋督執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桓有王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者桓公無之爾不說元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

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曆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班曆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其正非謂不班曆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曆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爲曆也資中黃氏曰班曆則告朔今無王之年有非王不班曆也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如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下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注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巳丑夏五郭公之類

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通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高氏曰桓無王者桓篡其兄外討至其喪終宜以託於繼世而受命又不可命尚當因其身則享國命以禮見天子而受命又不可命遂終其日諸侯除喪以士服屬金桓公一不受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見天子錫之爵命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而王朝之同馬不施殘執之刑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弑其親則正其罪殘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殺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太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王者見桓公無主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
其王字以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周家氏曰或云
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
乎曰王二年微弱不王始矣討亂賊春秋既終而桓未
也元年天子而猶書王望之也命今喪事既終而桓未
能入見天子而猶書王望之也命今喪事既終而桓未
當誅而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主而行歸罪於天子
天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主而行歸罪於天子
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
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張氏曰春秋晉王
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
不自桓公弑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
王何哉竊故經之所謂書於桓世再削而不書王若正朔
宰來聘則書初名諸侯來朝必加世再削而不書王若正朔
異豈以春秋初名諸侯來朝必加世再削而不書王若正朔
諸侯及中乘而弑逆者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書法全
變例而從同弑逆者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書法全
來書得全別謂此類尔○戶陵李氏曰桓公惟元

說年二年十年八年有王趙氏以為後人誤加
平遂附會以爲十年者見二年書王以爲後人誤加
正弑逆之義矣注十年者見二年書王以爲後人誤加
之而元無書王之罪是爲桓公者於十年生之卒是又不知
始著其無范氏之罪是爲桓公者於十年生之卒是又不知
程無王見不奉王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
得書王也宣亦重異也伐翼次于陘韓萬御戎
附錄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絰而止夜獲之
及樂共救

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會于贏或昏于齊也杜氏曰桓公不由媒介自與
齊侯會而或昏于齊也杜氏曰桓公不由媒介自與
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也杜氏曰桓公不由媒介自與
約所以別嫌明微重於齊也杜氏曰桓公不由媒介自與
締好於強齊匪煤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

正也使其私人往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
不所以正也故春秋於此而終頌於齊而見禍敗
之所從也始求宣統君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天也非人所
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天也非人所
淫行無復蓋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
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浦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
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以是
梁傳晉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
為近古也程子曰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為齊侯
命於浦也故善之
南西近命為梁命左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以是

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阿氏曰盟不歃血但相背故書以撥亂

不歃血而誓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

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注氏曰有虞之時已有征誦

長則盟誦之讀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

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

取焉經特筆書之書之有是名但夫子作聖人以信

易食答于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死然

死則雖生而無以自免無信不立集註民無食必死然

信則雖生而無以自免無信不立集註民無食必死然

荀卿言春秋善晉命詩節子大畧篇春秋善晉命而

氏曰信者國家之大寶晉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

曰古者伯州牧之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

齊太公之命也○高氏曰晉命者康叔之命也春秋

之變始於齊衛晉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
 伯勢敵故時齊王不以此命為伯而欲自為伯亦
 命以成其時齊王不以此命為伯而欲自為伯亦
 國者侯稱與帝此其明濁澤也相力王之能為伯專
 齊約共稱與帝此其明濁澤也相力王之能為伯專
 曰齊子意與程子其明濁澤也相力王之能為伯專
 况齊衛一命者相結以言而忽盟之故則非相推善
 戰於齊即命者相結以言而忽盟之故則非相推善
 矣蓋齊命者相結以言而忽盟之故則非相推善
 存乎其命者相結以言而忽盟之故則非相推善
 事耳其命者相結以言而忽盟之故則非相推善

六月公會杞侯于成

杞公作紀邾公作盛左傳杞求成也程子曰桓公
 紀侯懼齊欲親魯邾亦然張氏曰與魯親而求成
 曰魯子云杞稱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氏

杞而傳會
其說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蓋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者盡也既有繼之辭也程子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穀梁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程子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范氏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程子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後生謂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程子曰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六三十一再二倍五文三二二五成再二六十七七襄十四五十二
 二一十一再二倍五文三二二五成再二六十七七襄十四五十二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七朔言日不言朔食
 晦且也宣九七隱三僖十文元朔言日不言朔食
 食也凡二莊十何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不言朔食
 禮春朝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

出而有虧傷之處昌慮末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故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日於東門之外日者象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家氏曰陰盛于陽太陽為先儒以為荆楚借號鄭拒王師之應而後荆楚借王鄭六食既者三此年宣八年而後楚服荆楚襄二易子伐鄭而後齊崔杼則其應亦借矣大則其應亦借矣大則其應亦借矣大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大夫非正也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子桓之黨也

娶妻必親迎去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緌音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與寵任也禮失其節矣故書親迎與寵任也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與寵任也翬是德也則固書翬如他大夫翬弒隱而相翬者桓所與共為篡弒之桓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桓人桓謀所以定其位罪於桓世復稱公秋於隱世去翬疾以正其弒君之者國之大賊而桓之子明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注

氏曰翬為桓執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援皆不待賤絕為宣
弑赤復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賤絕為宣
罪惡見若也劉氏曰春秋非也蓋李氏曰逆女而稱諸
子親多矣左氏之說非也蓋李氏曰逆女而稱諸
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也姜子遂逆穆姜叔孫以
女為說齊姜皆卿若逆文姜出姜不書逆穆姜叔孫
如逆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書逆者蓋公也
說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書逆者蓋公也
合禮設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傳齊侯送姜氏于謹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亦上卿則
送之於天子公則諸卿皆行公不於大國維小國則亦上卿則
夫也此入國矣何人何代稱夫何人自諸侯越境送女於非
禮也此入國矣何人何代稱夫何人自諸侯越境送女於非
子雖為鄰國夫何人何代稱夫何人自諸侯越境送女於非
下堂爾舅不出祭門諸母之曰謹慎不出爾舅境非禮也
慎從爾舅不出祭門諸母之曰謹慎不出爾舅境非禮也
申之曰謹慎從爾舅不出祭門諸母之曰謹慎不出爾舅境非禮也

魯地

公會齊侯于謹

穀梁傳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翬
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
不巳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姓之好以繼焉世之後可謂
已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姓之好以繼焉世之後可謂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禮記昏義昏禮親
而拜迎於門外昏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於廟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奠鴈於廟
世親迎之禮廢於是其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
者列女傳齊孝公聞之脩禮親迎于華氏長女也齊國稱

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
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而齊送之失焉過其輕
固鈞斤言其人不奪公子齊侯為齊侯來乃逆而會
稱爵斤言其人以見不正齊侯為齊侯來乃逆而會
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
也哉薛氏曰齊侯送女于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
桓之夫婦是兩失之也夫婦矣張氏曰齊僖愛其
過齊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會皆非也春
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魯使魯桓之出會皆非也
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會之魯使魯桓之出會皆
曰或謂公會齊侯于重大會之魯使魯桓之出會
乃出往會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問齊侯之遺意
而於禮則似是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迎
再言於禮則似是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迎
以甚之也所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孫氏曰
與公受于謹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

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
歸之道終始乎不正也齊風敝笄小序刺文姜也齊
笄之刺反賜兆矣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也齊
姜使至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
謹也娶夫人國之木事故詳臨川吳氏曰昏禮之
親迎不由媒介而自求昏于齊也皆不書曾桓會
書說不使公子翬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
迎而親迎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迎而親會
書說不使公子翬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迎而
定桓初使親迎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迎而
婚此年傳謂娶夫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迎而
也故僖公不書蓋夫而親會齊侯逆女書說不親迎而
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法於禮故昭公為大至皆不書
者以重戒而書之法於禮故昭公為大至皆不書
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之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
執一而論之哉可也聖人之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

久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久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程子曰稱弟義見隱七年杜氏曰女出嫁又則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親送女至魯竟婦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見其愛女今桓篡隱而結昏復使來聘齊侯於魯視篡弑易君恬不為意如市道之交驩爾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亦足當喜乎特紀異也穀深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當喜乎特紀異也穀深何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紀異也穀深何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倫天書其異宜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揚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一五穀畢入計則

足然後書之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

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詩魯頌公

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豈無豐年而不

獲罪於天宜得冰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

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及者必推之天力之所不能

也今反常理故事其異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

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祀年之歎可知也
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
八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年大水五年旱雩八事十
桓公之罪閔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與特書于策者
魯國之民也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
子脩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
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土膏以是觀
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
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為
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
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亦有年之書幸也改
之足以得災而天與之一年亦變也茅堂胡氏曰孫
明復云桓十八年天與此一年有收也著桓氏曰孫
凶謹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

變為異每歲凶謹此有年則為異矣汪氏
獨書于桓宣美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
以符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年例其說
曰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
亦未達春秋不
書祥瑞之意
附錄之左傳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
之入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酉 桓王十四年 齊僖二十二年 魯宣十一年 蔡桓七年 鄭莊
三十一 曹桓四十九 陳桓三十七 杞武
四十三 宋莊二 秦寧八 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
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
春日甫秋日蒐冬日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議何議
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

克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程氏曰公所
出動衆皆常書于即遠也社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
內狩從夏時即非國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張氏曰

然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
獵而從禽魯之大野然亦嘉嘉地故西狩不書地
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矣類皆譏遠地也戎祀國

狩于即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戎祀國
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
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

天下萬民以訓軍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馬田者
而用民不以制則軍旅傷乎農取物以祭宗廟者然

武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
地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大司

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
守取之無所擇也狩言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害非時及越禮則書不田狩之地如節有原圃秦有
具園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

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
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

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高氏曰桓始昏于

後心危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即魯疆場也遠狩于
疆場危之也公知其安於弒逆恬不懷懼也魯先王

念而遠狩不忘危是知其安於弒逆恬不懷懼也魯先王
之賢安於不忘危是知其安於弒逆恬不懷懼也魯先王

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以詳著以垂戒焉汪

取以取正觀此則胡氏
取周禮之說矣
氏之夫不制蒐氏名即恤蒐蛇困之自人十遊不氏
異左記耳周亦承蒐氏名即恤蒐蛇困之自人十遊不氏
代氏臧靈正手說復爾冬春特親以讐河陽本非氏中潘魯有後而東天帝謂常制不遠時而
之法文伯季夏之者節康成乃云何夏時以謂春也周禮○王之于不以固即
或當周言曰四時一月云符是也禮梁自顧之
天子禮獨之田云符是也禮梁自顧之
諸之公田云符是也禮梁自顧之
侯名穀見符是也禮梁自顧之
別二所言禮兩雅而
法傳之皆不兩雅而
經文不兩雅而
典或合而
散春穀而
亡春穀而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辛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計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子理減矣人道亡矣書天言當奉天也而垂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氏曰三公稱公如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大夫書字爵如祭伯凡伯爵召伯單子劉子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
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不名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氏曰三公稱公如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大夫書字爵如祭伯凡伯爵召伯單子劉子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
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不名

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
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其甚者也高
爵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志名王人子突之志
之也者有二焉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
字其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太同馬九伐之法諸侯
義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太同馬九伐之法諸侯
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正之者
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桓公之行當此二者
之也殘殺也殘滅其為惡桓公之行當此二者
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
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
政典以誥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
此天下之太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禮氏曰
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按此以此典太宰之所
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

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
書名以見辟之非辟也注氏曰已有冢宰之貴而不
矣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
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
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
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
也周公作禮命下聘糾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聘于
退不肖令街命下聘糾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聘于
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
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辱宰書名
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注
曰桓公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聘之終則天
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
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恩故春秋於終
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夫咄贈仲子
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注氏曰明仲子
之為妾所以正

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為篡所以正君臣之意也
謂仲子之為妾則不知桓公之為篡所以正君臣之意也
責今復責糾而不咥及春秋何也曰春秋之義故於王曰或
先責其重有咥也糾乃若大錫命之位既不能以正諫又將
命以出重有咥也糾乃若大錫命之位既不能以正諫又將
咥糾同責然咥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咥者豈
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如漢初命相必擇
公或既相而已封者乎
列侯為之注氏曰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節侯蕭
陳平為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文帝以絳侯用公孫弘為丞相而得
封注氏曰武帝元朔五年以相後用公孫弘為丞相而得
封注氏曰武帝元朔五年以相後用公孫弘為丞相而得
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

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子魯桓公是冠冕弑王以八極取羣臣乃親奉命來
聘魯桓公是冠冕弑王以八極取羣臣乃親奉命來
計罪以當正王法故君天者必數典庸禮命德
位萬物以當正王法故君天者必數典庸禮命德
天之所以成二百年之運由人成之職畫而天以見
能計則反地之功全也運由人成之職畫而天以見
為禽獸故闕秋宰聘之職有糾君刑成位乎
失其寵秋萬物之失其宰聘之職有糾君刑成位乎
桓公不寵秋萬物之失其宰聘之職有糾君刑成位乎
天子不寵秋萬物之失其宰聘之職有糾君刑成位乎
自是以無天誅也何氏曰去二時由桓公之無王而於魯
春夏無秋冬在洪範為象聘見桓公之無王而於魯
故不具而無秋冬在洪範為象聘見桓公之無王而於魯
寬者湯而無秋冬在洪範為象聘見桓公之無王而於魯
惡之不可縱尚矣伯懷氏曰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
其罪惡不可縱尚矣伯懷氏曰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
焉則是不奉天討而縱有罪可乎特云法而刑不加

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事國必
承天意以正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事國必
有罪法以正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事國必
正之罪法以正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事國必
不求賄言世武氏曰仍左氏云父能若天道合春武氏
應甚明矣乎但苦糾也擅攝父之位自取言勿其也
秋也公羊謂下大以父仲也繫官氏而捨大責小非
不日也若其名又書行字仲也繫官氏而捨大責小非
得加名故知秦師侵魏執為伯以歸也
附錄冬主師秦師圍魏執為伯以歸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桓公二

甲桓王十五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
成三年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卒杞武四
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再赴公羊傳曰君為之
公疾而亂也於是陳亂文公再赴公羊傳曰君為之
日卒之也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何以為甲戌巳丑之
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何以為甲戌巳丑之
春故以二日卒之也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何以為甲戌巳丑之
巳丑之日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趙氏

告哉假令實再赴夫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
之乎且傳云公疾而下當記陳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
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
耳矣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已丑之日死
而走臣下不追逐其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
以包文左氏則以為再赴其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傳
左傳齊侯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為諸
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而朝紀乃懷詐諉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
覺也其志惜矣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凡
稱如內外辭也諸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
稱如內外辭也諸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
小役大弱役強也諸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
敵之也齊鄭以不相朝惟小國必不往朝小國之
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之其紀之弱往朝小國之
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取許其國紀素知齊鄭
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
告故備書于策杜氏曰齊欲滅紀紀未子修經存
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亦異於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
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
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劉氏曰春秋惡其

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
目其人而尊不朝乎卑天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
詞也趙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譏齊氏曰
按在東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
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左傳齊侯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為諸
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不能害而疾之與蘗侵人
效也故兵莫憐於志侯如
惜於義不遠而禮也張氏
明使義朝事之禮書之若
心而譎許與齊也臨川氏
暴惡許與齊也臨川氏曰
欲得許與齊也臨川氏曰
謀如曹卒得齊也臨川氏
公如曹卒得齊也臨川氏
濟人曹卒得齊也臨川氏
依人曹卒得齊也臨川氏
托思啓疆以非真州齊鄭
紀其本春未及秋之已不
李氏曰春未及秋之已不
一心以春未及秋之已不
入以春未及秋之已不
紀以春未及秋之已不
矣九百計入惡曹立督今
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
紀以春未及秋之已不

傳於一勝然愈講矣十四年齊僖卒襄公立
七年于黃一盟而棄僖公之業也而襄公方
之勢豈顧矣三年而紀季以公之業也而襄
乃棄紀而卒去國齊之遇矣故自齊入齊
年而紀卒去國齊之遇矣故自齊入齊
之記盟會者所以謂離不罪也莊之惡如
改也離會如何為亂名實哉諸侯非善群聚而惡離會

天王使初叔之子來聘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政也其稱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臣也其稱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之也其稱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從
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

王則仍叔世譏世官非公選也帝主不以私愛害

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

乏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

曰公穀皆云艾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

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

聘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

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木成

書小序伊陟相太戊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崇

德象賢蔡傳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

下世美入掌兵權虎賁百人逆子鈞注及太公

子丁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

公也崇伯史記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率禹

視縣之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率禹

使續縣之崇伯蔡叔既囚仲為卿士

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

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

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反及童稚賢

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

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

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木臣私意而

用其子弟之孫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

其深省之也范氏曰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

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

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為一聘為未足

以聘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以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以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以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以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以不名為桓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按在周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堂曰天子計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討也故不言討又曰錫桓王亦不王矣不書則無自而見故去天以示其書王則存名號耳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聲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也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接此

師以加宋魯譏曰非天討乎張氏曰自入春秋以諸侯今一且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魯桓則所謂仁桓不以勇義不以立而真足以及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冊逆節加於王身而汪靈竭矣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桓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天子首伐鄭以尊之陸氏曰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也戰于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言戰

韋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
人從王伐鄭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
侯稱人王自將討鄭也春秋之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
後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仲康之師不
于鄭土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曰敗師敗師敗師則
有禮義者不言也而王師非敗王親戎書致討者敗
書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
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也屬杜氏曰苗
禹狙征之蓋用兵之朝桓桓天子不親為之民弗
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失正
衛陳之仇鄭又與蔡人伐衛而鄭復伐蔡取
三國之師桓桓二年陳與鄭雖會而鄭雖會而
于節未成也衛義以濟私忿耳王氏曰有稱於
三國從之在公也衛義以濟私忿耳王氏曰有稱於
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公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
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

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之伐從劉子成子者
非至尊之此猶尹諸侯之伐從劉子成子者
也書大十四年傳云諸侯之伐從劉子成子者
謂桓王伐齊桓王伐齊桓王伐齊桓王伐齊桓王
正心非謂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
於莊非謂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非朝
鄭公理者桓王以不其為大無罪也特以四方
謂祭理者桓王以不其為大無罪也特以四方
與之伐乃隱之三年已者抑之麥而鄭亦稱兵
鳥是取乃隱之三年已者抑之麥而鄭亦稱兵
也又取乃隱之三年已者抑之麥而鄭亦稱兵
子忽在二年桓王遂以齊人朝未及鄭而蘇忿
號師劉宋非所惟鄭伯以齊人朝未及鄭而蘇忿
取師劉宋非所惟鄭伯以齊人朝未及鄭而蘇忿
是鄭始怨王至之田于復鄭而鄭人蘇忿遂不
所由鄭始怨王至之田于復鄭而鄭人蘇忿遂不
至此也取莊雖小人之之罪當苟桓而鄭人蘇忿
朝母乃已德猶有禾之所缺而不忍一則之念屈萬
朝母乃已德猶有禾之所缺而不忍一則之念屈萬

也月令注諸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
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天子之惡無以見矣若雩則天子與諸郊禘亦因事以
知禘禮各異故書大雩則其禘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
書而義自見或曰書郊禘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
尊妾毋皆失禮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
性命之文是也
性哉無我故也由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已之寢禮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山川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
編諸侯方祀天子祭山川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
編諸侯方祀天子祭山川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五祀歲備山川祭五祀
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

鳴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綠是也何我故祭夫得他若孔子謂人於將成於其哀痛
感旅春同章皆聖人救天理於將成於其哀痛
與山川意曰是聖人救天理於將成於其哀痛
外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木雩之義
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此若明祭祀鬼神之神天理則治天下之鬼神之理豈有外乎
也天子得用禮而諸侯萬物知所事莫不各當其理豈有外乎
一也天理顯微無間苟知所事莫不各當其理豈有外乎
其他事物之理又向所難知哉如禘大雩之則幽明
非時也非書也非龍見而發非為過時發也
昭八年昭一左氏於此年云書過時發也
而後皆言早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早而皆不時也

也然春秋書零實以旱書而併看其借耳廬陵李
氏曰經書零實以旱書而併看其借耳廬陵李
五十六昭八定二十七十一止書秋者七月此年及成三
五二八昭三二七十四是也書七月者昭六十一
定元也書九月者七十四是也書七月者昭六十一
龍見而零為正故以者為不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
記災也公羊以大者為大旱趙子不知因旱而零乃
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也如時是也皆不知其說以
為借矣穀梁例曰零禮物有也如時是也皆不知其說以
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其說以
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昭是又不知諸侯之其說以
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定諸侯之其說以
公作壞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
不其則時杜氏曰螽蟻之屬為災故書劉氏曰上書
零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
識不在書也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

九十九子汪氏曰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
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二見何氏曰類僖之應劉歆曰
貪虐取民則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
何也過我何以書過我也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
保其國去如

按在成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稱公與曰州
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
于公柱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
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祀天子三公稱公
州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
曰如周類王者之後稱公注孫氏曰州公諸侯而
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公保釐東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注畢公名高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詩淇澳小序美
 武公之德能有文章以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
 同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此其所以稱公也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州侯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何但
 寄託於曹假朝禮也蓋其國危亡將君如他國皆朝也
 亥桓王十五年六年齊僖三十五年晉小子三
 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
 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

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周公也慢之也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
 謂是也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言之也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
 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之來也魯也忽稱鄭忽明其
 王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之來也魯也忽稱鄭忽明其
 按在成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
 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
 曰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
 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
 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大宰取辭廟之主
 不臣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寓公

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平乃以託國
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
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
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
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望弦子在黃温子
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
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
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孟曹陽州寔之徒
汪氏曰許斯胡約頓非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
沈嘉路嬰兒踏書名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
公之禮與強也上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夫氏曰

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
于王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
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
書如曹書寔來慢之也非也責州公也○劉氏曰公羊
而薄責於人雖無禮使遠求成關伯比言於楚子環以

附錄 左傳楚武王使薳子旗以屈瑕將師以伐郢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吾三軍而利也
吾東之師請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也少師侵請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盜少師侵請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侵請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天方授楚師請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能敵大也小道大贏其誘我師將許其君曰季梁止而納
上思利也小道大贏其誘我師將許其君曰季梁止而納
祝史矯率以祭也臣不史正辭道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梁盛豐備何則不臣不信對曰夫民之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王先成民而後致信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不疾瘵也謂其備也謂其成有也奉盛以告曰博碩肥

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
于王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
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
書如曹書寔來慢之也非也責州公也○劉氏曰公羊
而薄責於人雖無禮使遠求成關伯比言於楚子環以

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體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三時嘉德而無遠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和而神降之福。故親其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親其族以成之。今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度免於難。隨侯懼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郟公左作成

左傳：會于郟。紀來謀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孫氏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二年會郟同。旨，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訊也。於魯，越境而謀，公不能無訊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也。

附錄

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秋八月壬午大閱

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饋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鄭太子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齊大？君子曰：善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也。齊侯又請妻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辭謂我何？遂伯。

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曰：以爲武備，不可廢也。於農隙講肄，保民也。程子曰：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脩

戰法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之

節中夏教養馬之節秋教治兵之法冬教大閱

表百步則一表為三表又五步為一表所田之日

馬達而致質明弊中陳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其民而致質明弊中陳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陳命生而致質明弊中陳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用命者斬之軍誓以鞶令鼓行鳴鼓人皆三鼓行

乃止三鼓徒皆作鼓進擊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

作如車徒皆作鼓進擊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

發徒三刺乃鼓車退鳴鐘且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時矣注氏曰夏之仲冬乃連子之月周之時而事有

事有人民以簡車鬼徒為是哉以鼓別王執路鼓諸侯執

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

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訊其僭天先王寓

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期忽

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注氏曰禮因四時田獵

安不忘危注氏曰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屬農

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

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注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

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注氏曰先王之時兵弭不

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

刺真如戰陣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為其

借禮故因失時而書之古者外著其借王曰內制妨
民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著其借王曰內制妨
日兵戎外而事故曰吉大閱以維其非吉日庚午以剛日內制妨
美宣王田而曰吉大閱以維其非吉日庚午以剛日內制妨
公羊蓋以罕書也按春秋經無異文傳自非劉氏
穀梁蓋以罕書也按春秋經無異文傳自非劉氏
謂桓公今始一謂自入也春秋之不通准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
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陳君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
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
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不匹夫行奈何陳佗侯喜備淫也
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其不匹夫行奈何陳佗侯喜備淫也
以知其是陳君也而兩下相殺不能道其不地於蔡也
子曰佗大太子免而竊位不殺有蔡侯殺之實以秋也
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實以秋也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於朱子曰佗弑太子而代其位於朱子曰

喻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討賊也朱子曰佗喻年不成
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
知佗之為賊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
佗而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刺陳佗也詩墓門
殺之夫也不良國人可知則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
陳人夫也不良國人可知則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
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
日蔡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莊氏曰
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墓欲
亦已逾年矣然而殺之非可稱佗義立既葬桓公君
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可稱佗義立既葬桓公君
能討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可稱佗義立既葬桓公君
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與鄰國討賊之義皆
人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與鄰國討賊之義皆
衛討州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此鄰國之義討春秋

所深與也治鄰國者有褒
則黨鄰賊者在所誅矣
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
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瑯弑父者及
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
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
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
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亦以為君而莫之與誰
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
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意也討賊而何耶其討之也
何曰如殺賊書人是也意討賊而何耶其討之也
唯自任而殺賊乎汪氏曰弑君而得已耶故曰知
罪我其惟春秋乎汪氏曰弑君而得已耶故曰知
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

九月丁卯子南生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趙氏曰惟欲奪其君之爵位歷年假手於盜賊齊宋督死於蔡
于蔡州吁下公羊穀不近人之情廬陵李氏曰此意妄云
見蔡州吁下公羊穀不近人之情廬陵李氏曰此意妄云
者廣為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賊耳獨程子已

左傳以太子三之禮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

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器幣周人
以官不山終不於隱疾以國則畜牲不以器幣則廢
以山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君器幣則廢禮則廢
以侯廢司徒宋以武公是謂其生也與君同物命之曰
以大夫物不子同言喜有正謂其生也與君同物命之曰
以公羊傳子有言喜有正謂其生也與君同物命之曰
喜有正也羊未言喜有正謂其生也與君同物命之曰
正也乎公羊子程子曰其諸以病恒與穀梁傳所以正故志無
時曰同乎人也程子曰其諸以病恒與穀梁傳所以正故志無
而防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長子也於其始生即
嫡音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啖氏曰君嫡
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
廟記其是過著其非也張氏曰蓋嫡夫人生正魯國
之用太子而禮故史書於策春秋不能行此明與子之
尊在於所不能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也周與禪夏
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
不必於讓國之義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以大人世及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入與子
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
而世子未生之禮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
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東帛升自西階盡等不
升堂以名編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太宰命
于五祀山川告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漢
書賈誼傳孟康注委裘若容衣以名分素明而民
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
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茅堂胡
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德帝黜趙王而延

祚四百何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問出姜之子不
帝與子之道或曰天子得入故春秋辭國以法也春秋禮
而子與賢貴於文姜始入春秋辭國以法也春秋禮
即子於立嫡故載文姜始入春秋辭國以法也春秋禮
于受誓為禮也其載文姜始入春秋辭國以法也春秋禮
義之故子無所從起此春秋與齊其子之法也春秋禮
制之故子無所從起此春秋與齊其子之法也春秋禮
兄弟之耳即忽劉單皆其君父宋不申見於公蓋仲尼
此義是以於首惡之名不亦悲乎此世子也其不
白世子何也子者書曰始生也命諸侯之世子以謂感
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以謂感
隱桓之禍故以喜復不亦淺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展者信也詩人為信魯莊公為信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反疑其先君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八年桓公乃與夫
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八年桓公乃與夫

冬紀侯來朝

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
或謂惠無嫡子遂啓篡子弒其故以喜書或謂莊文
襄為嫡嗣如此獨書以正張本禍亂之皆不然而古者嫡子
莫重於嫡嗣如齊納幣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
生之以禮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
覲之於時禮則亦可因是而考之矣
左傳請王命以助也求成于齊公告天子近臣
而朝以王命以助也求成于齊公告天子近臣
輯其民能保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為國之道
於其不能保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為國之道
大去其國宜也至
按左氏會于郎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也公告不能觀近臣以其所為至觀遠臣以
告不能王故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至觀遠臣以

其所主宋子曰君子與其所小人各從其類故現其主者
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
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
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以得而討之也而
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
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者侯不
與其朝桓矣能討而朝之聘之篡王法所不容者侯不
何暇論後親謀之故恕乎注氏曰桓公篡立得罪於
君父兄端者馬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後即
之始年求齊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其憂愉
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所以
曰比之係匪人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

怨紀侯而不之賤者如人遇強禦於國門之外
夫紀侯欲下告於魯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
則所以不能欲下告於魯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
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
而圖存乎桓比不能憂人肆意於吞
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賤而自見矣

丙桓王十七年七年齊僖二十四年晉小子四衛
九曹桓五十二年陳厲二祀武四十
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
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程子曰古者昆
也成而後火田也成去其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
氏曰成火田也成去其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
孟氏曰成火田也成去其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
路使物好生之去不忍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
禮物昆蟲未蟄不以禮曰暴夫子釣而不網弋不射

宿其不意聖人取之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
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

不逐奔之過也古者防者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李氏曰逐奔之過也古者防者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畫物未出書之臨川吳氏曰不當田之月夏之一澤也
咸丘非狩地故訊○火此不當田之月夏之一澤也

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推之也
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焚之者推之也
火攻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
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

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
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
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
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
幾希服虔曰穀鄧密通於楚而名之孫氏曰桓穀以自固
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之賊二君反交臂而來朝故大
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朝名相及也而亟朝桓生朝
弑逆之人而穀鄧遠來朝之名甚者也張氏曰桓朝
反而事雖同姓繼以孤本根之罪無異二國之君與
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桓逆亂之罪無異二國之君與
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
天之道曰陰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

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
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行賞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
和之月天子行賞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
秋之月天子行賞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
惡命有司脩刑法制繕圖國禁止姦慎罪邪務持執
戮有功不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
其罪以窮其情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刑五服五
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周子
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桓弟弑
免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
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

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
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
大司馬九伐之法雖誅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庠
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庠糾書
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
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不環視而未之與
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
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
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
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伯問桓四年七年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朝紀侯來朝五年皆立諸侯來朝何子來聘以
胡氏曰桓弑君而立諸侯來朝何子來聘以
狄矣故不書秋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豈其
聘之故不書秋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豈其
之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
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
謀其國事爾非為桓立也豈拘此又別有義
筆端造義已明莫則前矣此又別有義而巳
左傳云穀伯鄧侯君假名賤之也此說不
穀並云穀伯鄧侯君假名賤之也此說不
當書云穀伯鄧侯君假名賤之也此說不
而出其來奔也陳氏曰失地之朝公不待以
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君曰或
卿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汪氏曰或
為史闕文然昭公十年是也○汪氏曰或
四年無冬有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况公羊
二年秋無冬有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况公羊

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或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說必有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冬曲

丁桓王十八年齊禧二十七晉侯緡元年

四十年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訊何訊爾訊亟也亟則烝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贖疏則怠怠則忘也

及茲四者則冬不乘夏不葛梁傳烝冬事也春則烝為非禮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何氏曰烝祭也氣盛衆多芬芳備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

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故授民時巡狩

烝享猶自夏焉莊氏曰文定極逸謂周以子月為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

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詞故舊俗稱之書云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

未為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

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
之專而責之備也國史以入主大臣為一體春秋
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舉陶謠賡歌則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後言君舉陶先
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而重重九官之徒不
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而重重九官之徒不
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賜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盡
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
宰緝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
冢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
相與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汪氏曰家父乃周

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
而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
聘一則求其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
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乎此非義以現不待賤而惡自見矣
附錄 伯比曰可矣雙言有覺不可失也
左傳春秋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關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訊烝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
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
者必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
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臨川吳氏
非其時非其禮也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購一責天

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賤而起二事此兩書不
二事而一賤在氏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
一雨夏不雨屢書而

附錄 左傳黃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
之弗許而後戰所以伐隨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
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
曰楚人上戰左君必將左無與師王遇且攻其右無
馬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戰于速杞隨師及敗績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
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隨未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孫氏
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
國故直稱伐邾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邾也邾之
也或朝或會知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年焉
知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
月書時失程子傳連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
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祭公采遂送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左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
也何遂以不稱使禮也遂者何天子之三公也遂何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遂者何天子之三公
稱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矣矣女在梁曰其國稱女
何繼事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
遂外王命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
過魯遂命之則成矣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王后使若
以朝魯遂命之則成矣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王后使若
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使魯

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紂。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有內主。予一人將。卜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以弗敬。若先王之禮。卜干紀。姜氏委諸伯父。命其侯曰。天子使某。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

也。因辭不獲。命政不敬。從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於竟外。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禮記。官師中。士下。士。非知。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

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茅堂。胡曰。天子必親迎四方諸侯。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若屈萬乘之尊。而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禮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趙氏曰。遂逆者。天子親來。謀逆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于天子。天子命祭公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天子。天子命祭公逆之。

爾婚禮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者乎
 輕使失為上卿祭而後公逆之復命於之故王而
 遂行以罪而交責也公遂羊所遂有而遣三侯待
 而專以二罪而交責也公遂羊所遂有而遣三侯待
 齊宋如晉亦宿以春秋也公遂羊所遂有而遣三侯待
 公以伐秦孫宿而救之如京師乃書自專事者陳人遂及
 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師者陳人遂及
 合禮則非事得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師者陳人遂及
 不言言使不事更昭宗廟之言○使若繼事以會師者陳人遂及
 廬陵李氏曰逆更昭宗廟之言○使若繼事以會師者陳人遂及
 然孔子對哀公曰莫敬天此年及襄十罪於我若實訊
 又謂天子之哀公曰莫敬天此年及襄十罪於我若實訊
 必謂天子之哀公曰莫敬天此年及襄十罪於我若實訊
 然亦謂天子之哀公曰莫敬天此年及襄十罪於我若實訊
 故發繼事之詞僖亦有逐初九傳者疏曰此是繼事之詞

紀故曰遂臨川吳氏曰必親迎昏禮納徵之後天子請
 雖與魯禮紀女為王后蓋已知女報可於王矣後雖已
 報不可也魯未期故過國為王后蓋已知女報可於王矣
 公命也過魯問期然歸者非王命而後王遣紀公逆
 魯為媒而過魯問期然歸者非王命而後王遣紀公逆
 命而私過魯問期然歸者非王命而後王遣紀公逆
 祭公速來方是問期然歸者非王命而後王遣紀公逆
 則然祭公速來方是問期然歸者非王命而後王遣紀公逆
 以明逆公之謀於魯則當復命於天子然後遣公
 王配如逆此何以為遂正始之義哉故書若祭公之
 此行以逆此何以為遂正始之義哉故書若祭公之
 此凡罪祭也且莫甚於逆也深後妃之陳氏曰萬乘之
 專人主祭且莫甚於逆也深後妃之陳氏曰萬乘之
 之疆有以祭公自出者逆王命謀昏於魯以專事出者
 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昏於魯以專事出者逆王命

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園許恐
被夷而逐與常例異者重發之禧四年遂伐楚恐
華夷異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年歸父奔齊嫌出入
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
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
文也

戊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緡二衛宣
七年蔡桓十二年鄭莊四

一曹桓五十四年陳厲四杞請公元
年宋莊七秦出子元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皆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
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季姜歸于
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辭言之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程子曰書王國之

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
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
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
書紀女歸而已莊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性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
當尊崇其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

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張氏

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自

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自

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速下詩穆木小序后妃速下

之心焉注木下曲曰穆言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

於君禮九嬪注凡群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九

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杜氏曰書字而偏人

當一久人當九夫人當一夕后當一人當三夕九嬪

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
 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
 予進退之龜筮詠之天子命之不悖也言禮之未取也
 侯主之龜筮詠之天子命之不悖也言禮之未取也
 宗廟也未覲君子始也未覲羣臣也則不矣然居其位見
 其詞順也王以此正始也而言也婦稱季姜主也紀川而
 曰逆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而言也婦稱季姜主也紀川而
 也逆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而言也婦稱季姜主也紀川而
 季姜尊王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
 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高
 氏曰古者夫婦所必娶而女故天子求後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必娶而女故天子求後於諸侯
 伯姬對曰夫婦所必娶而女故天子求後於諸侯
 以書詳紀事也春秋嚴其名曰姜則非嫡之嫡也
 以書詳紀事也春秋嚴其名曰姜則非嫡之嫡也
 氏曰王后歸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也

曰經書逆王后蓋魯公之逆以魯書歸于京師而
 夏之逆不書歸蓋魯公之逆以魯書歸于京師而
 劉孫氏曰左傳云齊歸侯于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
 逆王后而傳齊歸侯于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
 逆后列三傳皆同獨陳氏以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
 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昏命以爲詳成于齊而故
 不能請幸王命而遂魯求昏命以爲詳成于齊而故
 不待請幸王命而遂魯求昏命以爲詳成于齊而故
 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所哀也矣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箝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攻而
 奪之帶道朔及巴客行聘于鄧使蘧章襄於鄧而
 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鄧師陳其師於鄧而
 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於鄧

師大敗鄆人宵潰○秋虢仲
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又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實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
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言朝何春秋有朝也
羊傳諸侯來朝則未世知其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
老使言從政者則未世知其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
言使言從政者則未世知其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
失正矣諸侯相見也使世朝以待人交之道待人之
內命也失正矣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
放行故使其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親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周禮
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
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

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
馬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
干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東成以此為注蓋未明
春秋義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
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楊士勛曰世
會同急趨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
辭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
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事間缺則
脩私帶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好氏曰大朝觀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
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其急之務
不可缺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
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

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為馬以從命為孝又馬音得為孝故尸子曰尸子曰曹伯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也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也矣張氏曰春秋於魯無失以正之誅亂賊之事望諸侯多矣伯氏使世子於魯桓方失以正之誅亂賊之事望諸侯多矣曹伯之使世子於魯桓方失以正之誅亂賊之事望諸侯多矣射姑之朝當以直書而深敗之蓋經有從同之義無一可射姑之朝當以直書而深敗之蓋經有從同之義無一可父之朝當以直書而深敗之蓋經有從同之義無一可鄧之朝當以直書而深敗之蓋經有從同之義無一可當攝君朝諸侯沒桓皆名則罪不著此程子蓋世謂別立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曹射姑來朝鄧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漸進而序子男之四伐鄭宋成同盟戚齊光漸進而序子男之盛以朝久視君是也夫世子秦冢祀社稷之君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以皆非世子之

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宋左序子男之伯祀伯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子男之考之而義自見

卯	桓王十年	齊僖二十九年	晉緡二十三年	衛宣
二曹	桓王十五年卒	陳厲五年	杞靖二	
宋莊	八年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主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乃字象曰二女子貞不字十年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公見左傳昭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正終生

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
劉氏曰桓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
甚極說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
是其甚矣如改諸則此其時矣不可有習於穀梁子而不
救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不可有習於穀梁子而不
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
至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
不曉而以三傳本皆不謬後人果正諸侯之卒不緣
纂弒者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鮑在五年之正
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趙氏曰十一年鄭伯卒
正之乎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有辭以王師伐魏夏魏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
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
變而從齊鄭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於
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
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
丘衛地張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
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注氏曰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與盟皆非魯之罪故昭十
 三年同盟平丘公六年與盟孫父會齊侯于陽穀
 直書不諱惟文公六年與盟孫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鄭丘則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于陽穀
 卒與仲遂不盟鄭丘則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于陽穀
 曰穀梁仲遂不盟鄭丘則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于陽穀
 爾豈論其相不得者志不相得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公無信
 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得相得為一氏曰公羊以謂公無信
 謂此為公要衛侯紛乎廬陵李氏曰經說其君要之故不
 相過云爾何用衛侯紛乎廬陵李氏曰經說其君要之故不
 也然皆為內諱也文公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弗及盟罪弗及盟
 皆以然為內諱也文公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弗及盟罪弗及盟
 弗克納則亦近晉人納義矣萬干為周初虞叔有玉
 附錄左傳亦近晉人納義矣萬干為周初虞叔有玉
 夫無罪懷璧求旃弗納而伯萬干為周初虞叔有玉
 又求其寶劍其罪吾馬用此無厭將及我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

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齊人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以之鄭公忽有功于齊人怒請師於齊人辭者何也魯以
 周班後鄭公忽有功于齊人怒請師於齊人辭者何也魯以
 也吾近伐先鄭公忽有功于齊人怒請師於齊人辭者何也魯以
 也此偏戰也則其言衛王辭于齊人辭者何也魯以
 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
 也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
 左氏載其事曰以吾敗也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
 以與戎故特曰來戰也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
 三國為主甚其惡也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
 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
 而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
 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而以兵凶器戰危
 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

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皆仁人之所得已而先之者也不得已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魯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所謂日其人而責之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趙氏曰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季氏謹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為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討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

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罪則為主之罪列此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罪此三國特書其來戰以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注筆也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注筆也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伐鄭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廬陵李氏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即十二年為首也十年戰奚者謂魯也莊九年戰績者此會外兵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戰者近乎國也非也近乎國豈實圖哉春秋惡戰遠耳不分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桓公三

庚桓王十有一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

辰九年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蔡桓十四鄭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氏曰宋不書經闕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注氏曰

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位同盟四國皆書人翟

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

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惡曹之盟即三
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
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師之戰又結怨固黨
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
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師盟稱人即之諸侯也再見者
但人之略之也鄭王甚矣自齊人伐有參盟莫甚於齊惡曹
故略之也孫氏曰齊人盟于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齊人也鄭二月書及楚人盟于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衛人也鄭三月書及楚人盟于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求之則三國之惡曹以比事之法戰即正月書齊人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于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其郟必不誠且曰楚師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郟師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莫有對曰師克在和不衆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衆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聞也成軍以出又何齊焉莫敖之君次於郟人軍於蒲騷將與
夫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車毀而還○
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番君也
從弗

莊公使為卿為公聚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
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
子五爭兵革不息亂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
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弒子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
人殺也子儀四年爭也莊十四年忽儀豐突之際其
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

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
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
而止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
廢紕與黜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
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
同辭案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
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
分忘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
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杜氏曰
公于從告昭公不稱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
爵鄭人賤之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
之太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

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
之謂權常而不適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
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
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廢以亂于鄭故奪其爵○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為鄭正卿貪生畏死背
先君之命而立廢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祭氏
曰公羊以廢君為賢不可為訓劉氏曰公羊論祭
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
仲猶不待鄭宋知權能為力殺鄭忽則不待執而
劫之如力不能而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待執而
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何也
祭仲就執而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之執突而
廬陵李氏曰經書而公羊因是仲納突而逐祭仲
陳薄塗衛氏曰經書而公羊因是仲納突而逐祭仲
良霄衛石賈宋樂祁衛北齊宮結皆稱人以稱人
內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干微師也穀梁稱

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啖子曰凡稱人而執以其事執也非伯也此穀梁說之胡氏曰祭仲左氏稱祭仲則足以命大夫則仲而何為字矣二說既同而公羊則曰以祭仲名賢也仲何賢乎祭仲說以存國除君之罪於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失出此矣故范氏以君之罪於傷漢儒反經要之道之胡氏說此蓋經書命大夫為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曰諸國大夫王命也其是祭仲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字同於王大夫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敬之也得之矣

宋歸子鄭

左傳屬公立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也其言歸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祭仲惡祭仲不可有國也

宋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由入于齊則曰齊小由宋歸子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由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宋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子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汪氏曰易詞此年突歸莊三順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歸是也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汪氏曰難詞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莒去疾二十二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元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生是也宋以廢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

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為善則歸突楚北果善子
以入為惡則許叔稱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
臣之力赤心外獲戎狄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則
有不仁之專治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
罪一施之專治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
弗稱齊去疾與稱宮皆爭國也突弗係之鄭白赤
朝經書各不同何也或問胡氏曰立厲公尹氏立
事之重尹氏書世見得政之胡氏曰立厲公尹氏
同矣○劉氏曰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汪氏曰
若仲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如何順之乎汪氏曰
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如何順之乎汪氏曰
歸無惡復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有惡則謂其出
可謂無惡復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有惡則謂其出
鄭忽曹棄出無惡入許天王入成周有惡則謂其出
而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為是盧陵李氏曰經以說不
書歸者二年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

鄭忽出奔衛

穀梁得之

既書奔之始左傳昭公奔衛公羊傳忽者世乎忽也其
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鄭忽者世乎忽也其
名失國也夫上者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張氏曰忽不

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而

先君也昔展雖踰年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

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權者君弱臣強

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

國亦其自取非獨佛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

為黨假王命以伐宋而取之
 勝甲取雖不以天子之尊率諸侯
 棄桓之未久而世嫡之重桓為
 齊桓之霸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
 謀動其國權不足也忽之昏庸狂
 以君國權不足也忽之昏庸狂
 責哉○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以
 自鄭莊始殺弟誓曰母敗王師
 也然身沒未幾國內大亂五年以
 四年而伯出奔昭公以桓桓十
 人殺檀伯而納之昭公以桓桓十
 會于曹以彌弒昭公而弗克然突
 年高渠彌弒昭公而弗克然突
 鄭祭仲逆子儀及陳而立之
 稍息而楚兵送及鄭莊之納焉
 陸氏曰公羊兵送及鄭莊之納焉
 所貶按前子後例伯子何畏皆
 也若稱子後例伯子何畏皆
 何關爵乎

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
 曰此獨為鄭之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
 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
 恤陳氏曰鄭忽身為宋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
 言子矣故書奔必若忽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夫其國
 未可以言奔必若忽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夫其國
 而後可以言奔必若忽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夫其國
 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
 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
 之館垣見左傳襄公却逆女之公子干野見左傳
 年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
 之助乎然則仲見齊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
 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汪氏曰春秋之初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命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命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命也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

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家氏曰二一年

會惟宋之父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類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辛桓王二十有一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

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蔡桓十

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社氏曰曲池魯地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臨川吳氏曰紀為齊難危急其矣

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數於紀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

社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姑姓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社氏曰不書葬魯不魯會去魚友公作鄭

公會宋公于盧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
宋地張氏曰故宋納于虛冬又會于龜社氏曰虛龜皆
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寡隘桓公欲平宋及突入
屈已之姓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
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桓公見
宋益疎公而公強從之不巳祇自辱也莊氏曰桓公四
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巳固為屈辱然二盟桓公將
會皆以會宋為詞則宋公之從而巳固為屈辱然二盟桓公將
所以為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而魯之相從也魯桓公將
忽于即之戰幸鄭莊以卒不能降而魯之相從也魯桓公將
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
為而求善於魯以為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氏曰武父鄭
地張氏曰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有交之
道忠信誠怒本手中則有不期合而爭小利者非有是
則其相與也公不過以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難合也

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公親
屬皆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
盟潰信祗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棄陵許氏曰王
迹既想霸統未與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
兵而諸侯有所一十一年無復此亂矣是見盟會之亂也
與桓文諸侯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
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
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書使卒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陳
氏曰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于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無信也公羊
傳戰不言伐也此其言伐何師辟嫌也惡乎嫌言戰
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
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

也於伐與戰敗也內
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
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
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至氏曰桓殺魯
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
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
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是在也往戰者罪
在內戰于宋是也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
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
氏曰內沒公而稱及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
是欲平宋鄭其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闕于

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
戰焉戰不言伐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
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與戰者
而亦言伐則甚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也
氏曰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也
鄭魯之結黨不許魯桓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
恩與魯結黨不許魯桓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
乃與魯結黨不許魯桓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
不從而至於夫猶不可况國君乎莊氏曰桓平之
不從而至於夫猶不可况國君乎
氣類相馬今而求其本也盧陵李氏曰宋莊之伐取皆
氣類相馬今而求其本也
是魯之成以前魯齊陳鄭之皆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
魯鄭之成以前魯齊陳鄭之皆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
以魯鄭之成以前魯齊陳鄭之皆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
恥不和也嚴矣哉○啖氏曰穀梁曰見宋魯鄭之黨
恥不和也
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
言戰則敗矣若曰內不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

人獲三十人明日絞諸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

還伐之使伯嘉謀之分涉於彭羅人為城下之盟而

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年晉緡六

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桓

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春

附錄左傳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濟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眾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者司以德而威莫

君若不刑也莫教不設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

撫之召請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教而行也楚子

不假易也司不然夫豈使知楚師之諫者有刑及

頭人追之不及莫教且設於師曰諫者有刑及兩

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於師曰諫者有刑及兩

父之大敗之莫教益于荒谷群帥囚於谷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

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從外紀侯伯然後能為日

也內不言戰此其恃外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

何也地即猶可以地也惡乎近也曷為從外恃外

不地於紀也莊氏曰師徒捷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

為紀與齊戰趙匡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

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

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

說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蓋齊紀者然紀懼威之不暇豈敢莊兵而助齊乎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去紀而與戰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救數數為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

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事見左傳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蔡大敗楚而滅左傳見哀公四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宋諸呂氏曰紀以重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可懼也此桓公之所為大國之威而畜必報之憾甚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不給然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而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亦晚矣○趙氏曰和無容諸侯為戰也鄭公羊云曷為後日特外也得不紀侯也伯然後能為日也按先會而後日特外也得不地者有紀都也無他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為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

齊上何故反鎮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
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
地則即之戰非為近也而日戰即猶可以地不近亦
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外之戰胡氏曰兩三書敗績
五書戰例左氏曰戰而陳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
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陳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
日戰而書及以主日戰而陳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
交為主也書敗績功也諸說皆通
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
怨不廢禮臨川吳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為敵
怨也故不廢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
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
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
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莊氏曰宣公

夏大水

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而稱
與况及壽而稱衛侯者志于立乎其禮出也
位志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凡此類據事直書
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通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
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汪氏曰春秋在
喪而會戰紀億九年宋襄會葵立二晉襄敗秦于
惠二會戰紀億九年宋襄會葵立二晉襄敗秦于
宣十年齊頃使國法會溫三十三宋共衛定代鄭
年鄭陳許定四年陳陳會三十三宋共衛定代鄭
襄鄭陳許定四年陳陳會三十三宋共衛定代鄭
可未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其未易吉服從戎其
益甚矣然戰紀非稱爵會戰則其未易吉服從戎其
敗秦則忘親紀非稱爵會戰則其未易吉服從戎其
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巳越
葬期齊頃而罪惡著矣

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盈結有以致之歟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有四年齊禧三十三年晉緡

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

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莊氏曰以曹地曹與會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與

會鄭於其地王氏曰公於鄭突北之至矣十二年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時燠也

按邇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朱子曰鑿冰取水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令仲春周官凌人之職頒冰

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

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

五上

一月法當堅冰無水者溫也張氏曰陰則政治縱
 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日無則政治縱
 弛不明之所致也紀綱氏曰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
 周象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
 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
 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水李梅
 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書之則不可謂小
 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水發冰所以節陽氣之
 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有以解於地中至二月陽氣蘊伏而作蟄蟲起陽始用事
 則亦始於地中而南薦之及四月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
 絕則水始於地中而南薦之及四月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
 是則四時無愆陽伏陰婁風去雨故夫藏水發冰
 若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與之
 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春秋所謂開水而書無
 實與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

水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之例謂歲終
 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
 後知也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
 曰此年正月水之書亦可知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汪氏
 八年書春無冰則因陽盛氣煥而隨時以紀之
 苟以發水而知無水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
 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
 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
 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經
 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

五郭公其語入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矣
之類也其語入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矣
則曰於不關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
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
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
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東坡蘇氏曰宋成以私
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語穀作樂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來盟前定也曰前定之盟與高子不同
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

伯使弟語來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
魯與公盟也
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
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高氏曰
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遠君命其寵
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蒞盟
于彼我欲之之辭也蒞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蒞盟
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蒞盟於他
國皆盟其君也注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於他
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盟者六鄭語於他
之盟也祀子則君自來也高子屈完宋盟者六鄭語於他
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
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後書及盟非前定者也大夫
李氏曰但書來盟然皆所以後書及盟非前定者也大夫
也謂已約言未足鄭語信而釋疑復遣使前定之盟
也楚屈完齊高子不足鄭語信而釋疑復遣使前定之盟
君遣使臣專行未嘗有命也盟也屈完宋華孫不稱使
華孫權臣專行未嘗有命也盟也屈完宋華孫不稱使
者內桓師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
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
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上而供咏易
災之餘則不敬也宗朝乃不敬之災之餘以祭禮以
時為天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
敬故書徐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
有御廩災而嘗與以災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
苟簡及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
也周官時享新廟為義夏之誠六月執事而物未
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帥執事而物未西成未嘗
漫其祖亦甚矣聖人不卜帥執事而物未西成未嘗
左氏曰書不嘗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何以災之餘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祭人衛人陳人伐鄭

而祭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
而巳按有災當祭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何得便關先
社祀嘗是也按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何得便關先
有撰禮者見春秋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又曰王制云春秋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不約此為見春秋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所以云爾注氏曰郊祭前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云魯之郊祭非禮也郊祭前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水鼓用牲以祭餘之禮也郊祭前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漢儒因中庸之非禮也郊祭前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禘嘗故傳會以郊祭前祭則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普獨為重祭而為皆禘嘗之不書嘗祭則不書嘗祭則
以辨之當矣趙 烝非重祭乎嘗春秋而謂之大春豈何以

公蔡人入衛人下左傳宋人取牛首以伐鄭報宋之戰也靈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莊氏曰謂進

兵當分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四國本不

勝天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

強以不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

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定十六年蔡怨囊瓦之

拘已故以果子伐楚公四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

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趙氏曰九不用我師而

等國兵而不自交鋒也永嘉呂氏曰以言非齊本

意而為人所交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春秋書檀征伐皆

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檀征伐皆

惡之而况以人之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

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

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王法而四國不守

其罪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其為宋用

也陳氏曰伐未言以者其言以何制今得本非所

於會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以何制今得本非所

則亦非存國而已矣雖諸侯會伐以何制今得本非所

始上無天子之志也伯以國一而用諸侯之師是

此伯之善所由興也伯者國之令行於天下用諸侯

以者矣善所由興也伯者國之令行於天下用諸侯

之戰魯桓公入宋國而用諸侯之師是

怒乞師於齊蔡陳衛其寵而皆逐之至見伐宋積其憤

生惟宋人於齊蔡陳衛其寵而皆逐之至見伐宋積其憤

失而檀用列國之兵夫宋不反其黨無孽徇其師以兵殺

失而檀用列國之兵夫宋不反其黨無孽徇其師以兵殺

失而檀用列國之兵夫宋不反其黨無孽徇其師以兵殺

失而檀用列國之兵夫宋不反其黨無孽徇其師以兵殺

失而檀用列國之兵夫宋不反其黨無孽徇其師以兵殺

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
 來貢則諸侯以尊榮當以至兼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
 夫則諸侯庶盜竊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
 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
 之世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
 之周又非桓王之周矣夫上有好聲者下必有甚
 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
 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
 以利其身皇皇馬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
 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
 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
 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

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
 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
 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
 况所以天子之尊而諸侯之卑也天子之尊而諸侯
 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而諸侯之卑也天子之尊而諸
 室於天者上越禮以諸侯之卑也天子之尊而諸
 特書命示家父為大於國其失自非小故也
 取辱命下之罪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以不錫而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侯不供而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當貢之物而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人有求於上而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命以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愧之也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諸侯見矣臨夫而無所正救奉使小侯國
 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

聘王之惡亦大夫矣執逆不誅又數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至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奔祭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父一而己胡可也遂告祭仲曰雍糾尸諸周氏而祭仲殺之祭仲曰吾感之也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祭

洋傳笑何以名奪正也

按在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祭是祭仲逐之也

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渙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

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

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

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皆迫

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非自出也經

罪不彰無乃掩姦乎陵氏曰固或曰臣出非自出也

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與矣陳氏曰春秋

之法苟其道是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春秋

而子伯子皮而行出燕大夫殺外嬖而致之春秋

矣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

歸而稱復則可注氏曰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
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不稱復者皆稱復而鄭
之再歸與曹襄忽鄭忽曹襄不稱復者皆稱復而鄭
不復負芻蕘家嫡而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
幸免其復皆非義也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
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劉氏曰復歸則
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
也以其不可言復也故不可言復也張氏曰忽自十一年復
位其意也或曰復厭詞也莊氏曰忽自十一年復
奔衛五年于外乃復厭詞也莊氏曰忽自十一年復
爵所以稱子者忽之所得歸不從公卒而後至九月
也所以稱子者忽之所得歸不從公卒而後至九月
書突歸而繼書忽伯者以其不能歸也注氏曰為
先與突奔而繼書忽伯者以其不能歸也注氏曰為
嫡庶之名分辨矣廬陵李氏曰忽終不能此而忽稱至
七年見弒並失國復稱復者四鄭忽終不能此而忽稱至
又曰諸侯失位稱復者四鄭忽終不能此而忽稱至
侯也大夫失位稱復者四鄭忽終不能此而忽稱至

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
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
惡乎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
許叔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氏曰
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注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
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緇以奉其
祭祀是年鄭亂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緇以奉其
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鄭之力不未聞可城之罪
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
求復其國冀除宗廟注氏曰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
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

范氏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云者
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許叔叔之宜立又云者
雜詞也劉氏曰稱入命何難也何難故不書歸入
謂公以是為宜入也本無位則有書字者雖曰許叔叔也
罪書名則入其曰許叔叔也本無位則有書字者雖曰許叔叔也
曰諸侯則入其曰許叔叔也本無位則有書字者雖曰許叔叔也
倫命書入正故雖以國氏而復書公去疾以有國而無道故李氏
名書入正故雖以國氏而復書公去疾以有國而無道故李氏
倫命書入正故雖以國氏而復書公去疾以有國而無道故李氏
書入正故雖以國氏而復書公去疾以有國而無道故李氏
陽生而此衛不名胡氏於許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可入此衛不名胡氏於許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在字而例入者出注皆以例於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本末而妄為此說也皆以例於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穀梁得之震氏曰說也皆以例於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亂竊入之震氏曰說也皆以例於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受所不竊入之震氏曰說也皆以例於叔叔春秋侯以疾改過也故書爵書

以公作鄆穀作葛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謀定許也震氏曰入許之力而役鄭莊以壤地相接
欲兼并不受乃與許人今鄭之不能有齊魯又為之謀以
讓而不受此復通好自是以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為齊
定許叔立復通好自是以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為齊
絕棄新於此復通好自是以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為齊
之禍兆於此復通好自是以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為齊
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彭為齊
然又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彭為齊
不受則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彭為齊
許地已入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彭為齊
以定之蓋許莊方強今許叔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卒
則二國定許莊方強今許叔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卒
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名強則許叔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卒
日之得不足掩春秋於名強則許叔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卒
其前日之得不足掩春秋於名強則許叔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卒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國在秦山年縣萬國在梁國寧陵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也
其相與朝弒逆之也
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
也董子曰爲天王崩而相率朝故曰弒君之賊
臣子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問弒君之賊
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問弒君之賊
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問弒君之賊
上故名之知年萬人以諸侯之貴先諸國於朝弒君之賊
自遠而至於知年萬人以諸侯之貴先諸國於朝弒君之賊
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曰聖人故與諸侯之貴先諸國於朝弒君之賊
共餘從同國杜氏曰臣曰聖人故與諸侯之貴先諸國於朝弒君之賊
未則損其爵二國則也杜元三國則附庸而朝弒君之賊
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也杜元三國則附庸而朝弒君之賊

凡書世子朝皆賤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鄭之邑名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局爲未言爾祭仲何
亡矣然則局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局爲未言爾祭仲何
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
不能保則人君之諸侯助之矣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
也杜氏曰櫟鄭別都之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
日歸恃宋與仲今曰入宋怒夫制邑之死號君共
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
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
先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
獻公杜氏曰蒲寘殖邑戚孫林父趙有陳蔡不羹

卷之六

音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
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
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
將逼鄭也鄭忽及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
見矣春秋因鄭忽不足以此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
大無臣子而不足以此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
其國都無以異特善入于櫟而命已制於突與入
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
子亶十四年齊人殺亶祭仲逆鄭子而納厲公春秋
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及鄭子而納厲公春秋
見忽書強儀之為君未突入櫟而忽及鄭子而納厲公春秋
春秋謹強儀之為君未突入櫟而忽及鄭子而納厲公春秋
減下陽而不書其害滅書突入櫟而忽及鄭子而納厲公春秋
此印費皆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

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本訥趙氏曰
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衛不名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與不名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而將立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之也明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鄭也明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因舊史氏曰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入櫟
濟出師輔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
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
能保也

鄭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

宋公上公齊侯袁昌氏及公作後

左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

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而

宋亦不當會宋伐突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之離合不

焉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

常則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穀梁曰地而後伐

則突在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穀梁曰地而後伐

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

曰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然昭公

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黑然昭公

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

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棟日

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

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

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

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獨皆以不正得國其為

衆所以疑而逐合也王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

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與無所得故求納

之始向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

伐鄭向者相矣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

哉蓋以正繼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而

和自突入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其危貪其賄無

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杜氏曰

禮而後伐王曰四國會于宋之襄則宋主兵行會

宋莊與突始思中辭今又主兵會納之是得為以常

德立武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

盟會于某而後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

立召陵是也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

此于袤伐鄭穀梁所以為非也穀梁曰地而後伐

為著其美蓋于袤所以為非也穀梁曰地而後伐

所以討從楚穀梁之罪故不同爾此書公會三國

宣之君修會禮于寡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
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似而實不同也召諸侯
伐楚則是非疑辭然傳稱也劉文相似而實不同也召諸侯
之也若夫襄五年會而謀之稱也劉文相似而實不同也
魯濟同伐齊不書會而謀之稱也劉文相似而實不同也
伐齊蓋伐陳而後縱大惡是以不討罪之實故皆不書
書會夷儀受賂而後縱大惡是以不討罪之實故皆不書
宣元年曰穀梁伐鄭而後縱大惡是以不討罪之實故皆不書
曰地而後伐鄭而後縱大惡是以不討罪之實故皆不書
以爲欲疏曰一趙會之功也此錄其地何則楚足也
疑也疏曰一趙會之功也此錄其地何則楚足也
不說則深入淺浸郊境則責諸侯之力之強足以服楚
亦善發明是役者其疑則責諸侯之力之強足以服楚
如左氏以昭公則恐不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
乙酉 莊王十有六年 齊襄二 晉緡九 衛惠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

忽元年 曹莊六 陳莊四 杞靖八
宋莊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棠公衛侯陳侯蔡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於此又邀蔡党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棠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

公侯伯子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男凡五等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猶天建地設
注等猶等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猶天建地設
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
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徇衛

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侯茅堂胡氏曰諸
國以爵之尊卑則名正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
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久而
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醜賞誘
人之趨事赴功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
十金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注鹿氏曰此門者與五
或言高陰中諸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意亦如此夫亂
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
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家氏曰自去冬迄今
鄭不間以他事誅宋曹之輔篡而干正也○高氏
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突善
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之

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張氏曰
自鄭突突入國之後即此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
使魯與宋自冬及夏因力惡之鄭所善結也其能
與政不構兄姦惡未作小人恃強乘陵寡弱而居其
王政之不行霸者少抑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桓文之與而後率以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而或先伐鄭後蔡而盟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先衛會先伐鄭後蔡而盟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會首止圍新衛又先蔡而盟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盟蜀襄五年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以四國伐鄭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則衛先伐鄭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齊會孟國伐鄭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宋以會孟國伐鄭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再伐以會孟國伐鄭會于蒙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之無常會召陵敗會溫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者許以常會召陵敗會溫會於蒙私意為進也故皆姬如侯此
子而先薛伯而先曹伯而先齊桓而先宋公則亦曰主
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桓而先宋公則亦曰主
盟也然自晉伯而後會盟亦以桓而先宋公則亦曰主
子也然自晉伯而後會盟亦以桓而先宋公則亦曰主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會其

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彼鄭或虎牢之役則序滕
子薛伯祀伯誓於上亳城比蕭魚之役則序莒之禮
上等亦宜序薛伯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誓於天子
乎據傳於北虎牢之役謂之役伯謂之役齊大夫光先
長於滕門則亦以禮廢之先諸侯以國之強惟力是視
之門於東門則亦以禮廢之先諸侯以國之強惟力是視
復以時政不綱計崇卑而專以國之強惟力是視
也桓公之時曹滕薛朝而爭鄭有長此強弱皆上
不計爵次矣秋致春秋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主會
矣雖先春秋於諸侯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主會
為而然革者抑其強也宋魏黃池待賤絕以見罪
伯言之不華所以抑其強也宋魏黃池待賤絕以見罪
惡其餘從主會者其強也宋魏黃池待賤絕以見罪
為不賤絕以見罪惡

致何也危之也程子曰不惟
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
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
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志之高郵孫氏曰桓
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吳氏曰公再助
事書者皆歲也家氏曰自去歲十一月會伐師未
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而師未
暴師一年為是逆理悖
常之事桓之惡亦總矣
向失亮反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淡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
是周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與役注氏曰凡
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未事非可與役也然周
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馬爾嘉

之也穀梁傳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馬爾嘉

季字也曰諸侯之蔡侯之弟也蔡季自陳歸于蔡馬爾嘉

此則蔡人許叔侯之順於鄭且易故季迫稱字而蔡叔許叔蔡季入

字衛叔武以國君之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衛子稱歸順

詞而歸也則歸者善也歸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

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夫國季何以去權也

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侯封人無

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若季者劉故所

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貧而字之若季者劉故所

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

不獲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劉氏曰蔡

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俱誅季以貧見疑

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矣永嘉呂氏曰突歸于

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

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

其於未然而去一無爭心念之書法國間召季歸

禍於未然而去一無爭心念之書法國間召季歸

字而書氏曰蔡季之歸與國之君蔡季來歸義同皆

秋於二一人之資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

歸者惟蔡一人思竊惑焉盧陵李氏曰春秋之非若

陳黃楚之比陳非若元桓孫矣大夫之字某而力於

七季之自陳非若元桓孫矣大夫之字某而力於

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去叔貴於春秋者惟力於

之復歸而己皆書之則者主於書第以罪衛侯而歸

亦無可美也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禮

職喪掌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也
 氏曰五等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也
 王命曰五等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也
 稱侯命曰五等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也
 故特書之明得禮也注王請謚曰之策書則見非禮
 也惟諸侯皆請謚為禮也注陸氏曰按左傳則云謚曰某侯諸侯與世本同
 史因一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注高氏曰春秋因褒見
 衆非舉可知是則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
 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注劉氏曰諸侯
 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或曰葬未有
 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注或曰葬未有
 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
 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
 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注朱子曰子路
 所以尊也注曾子疾革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音尊聖

斯已矣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政子春坐於牀
 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曰然斯季
 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曰然斯季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
 病革不可也我未之能易也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
 人之愛我也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扶而易之反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
 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
 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
 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
 禮哉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得為而子註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
 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均為已矣或曰魯君
 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
 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

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不得云公者蓋王所賜也劉氏曰公臣子之辭也諡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誄諱皆以其未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豎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為定名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邾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與邾為戰之盟而入月伐之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盟既而戰矣伐邾信而不仁甚矣王曰顧前日刑牲盟神棄如敵矣春秋信而不仁甚矣王曰顧前日刑牲盟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况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朔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朔也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知昭公惡之而立公子豐昭公謂昭公知所惡矣公辛卯弑昭公而

丁亥三年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

元年鄭厲七子登元年曹莊八陳莊六

春王正月

把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軍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范氏曰此年書王以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桓公之見誅於當時當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久也王世氏曰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命之惟桓也王世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也明年錫命曰存不稱天譴王誅之卒於不救也漢之明宗弑身無帝親之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不救故漢之明宗弑身無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梁盧篤父又音洛

公會齊侯于濼

杜氏曰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里

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也。公與夫人如齊，凡書則見其遠，男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也。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雨夫至齊，同姓公不能制，樂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同姓公不能制，言乃獨反國，故遂與之，而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甲曰及，黨與匹敵之義，而皆及者，為主信也。故及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及者，為主信也。故及與顛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以一夫為廢，豈不文姜以性其咎，可知矣。春秋以桓公之說，非也。王按：聖人設教，不與應如云，不春秋及夫之說，非也。王氏曰：公羊經脫與與。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西宮公之喪至自齊。

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薨之，以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西宮公之喪至自齊。無所歸，各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也。薨稱公，擯上也。

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遜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會齊侯于其地，朱子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喪至自齊，夫人孫遜于齊，此等顯然在目中，雖無傳亦不可曉。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下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而明年書夫大孫致于齊也桓公之不仁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矣石氏曰綱常所授由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下所由正也禮也或問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以夫以人為甚惡也或問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春與之絕齊人惡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宜齊又曰齊人惡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于慈孫百世不能改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矣○孫百世不能改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諸侯來朝而胡氏曰春改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治桓公之罪嚴矣豈特與家宰未聘而書葬於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又齊人以見曰桓王殺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之齊人以見曰桓王殺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春高氏曰桓王殺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以遂討所以討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不與其在位十有八年入聖人之書也夫意微矣蘆陵李氏曰
桓公之罪嚴矣豈特與家宰未聘而書葬於桓公不仁而之者人倫之非也適本國而
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

秋七月

誅不書王者十四年去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
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位之憂亦深矣然其
為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會督而
于宋弟之會三年假烟之好以協齊而魯以立會督而
是宋弟之會三年假烟之好以協齊而魯以立會督而
公書曰隱公之禍誓在內惟薄者討于蓋天理之應也
彼三傳以知之說隱然以為足內惟薄者討于蓋天理之應也
何足傳以知之說隱然以為足內惟薄者討于蓋天理之應也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臧會之高渠彌祭仲逆
鄭子祭仲陳而伐齊侯師于首止子臧會之高渠彌祭仲逆
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祭仲周知故稱疾祭仲而
立王于克仲辛伯告王遂與桓王殺周公黑有王子克
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

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一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于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葬不書葬此其言葬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

小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臣子所能討陸氏曰賊在異國故可葬陳氏曰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

故十八年書葬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葬之非公堂胡氏曰桓公葬於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臣子所能討陸氏曰賊在異國故可葬陳氏曰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

士孫之
以不書葬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里

